

# 奇哉祂的作为——约伯记信息

## 目录：

- 01 序言
- 02 第一部 危机(一至二章)
- 03 第二部 魂的探索(三至三十一章)
- 04 第三部 灵的解释(三十二至三十七章)
- 05 第四部 神的显现(三十八至四十二章)

## 序言

约伯记是旧约中非常丰富宝贵的一卷书。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研究，这卷书都能对人的属灵生命带来不可胜数的供应。读者手中的这本小书，与任何一本详尽研究约伯记的书比起来，都显得太简短了。经过好几个月在主面前默想，我认为神的灵借着约伯记是要教导我们一个中心课题。我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在于讨论这个中心课题。

因为所讨论的只限于这个范围，所以我只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研究约伯记。下一段我介绍约伯记全书大纲时，会简略的介绍一下我要用的方法。但我要说明，这并不是研究约伯记惟一的、也不是最好的方法。这只不过是思想这部经卷，并借着主的恩典，可以从中得到属灵益处，荣耀神的许多方法之一。

为了帮助我们思考约伯记，我愿提出两个建议。首先是将这卷旧约长诗划分为四大段：

第一至二章	危机
第三至三十一章	魂的探索
第三十二至三十七章	灵的解释
第三十八至四十二章	神的显现

借着这个大纲，读者或许能看出，我所选择研究这书的方法：就是一个危机临到约伯的生命中，引发了整个圣经故事。沿着这方法，我们将看约伯这个人的魂和灵所经历的危机，追随他直到这危机结束，就是惟独借着神向他显现，解决难题为止。简单地说，这就是我们一起研读这卷宝贵的旧约经卷所要采取的方法。读者会注意到上面把约伯记划分为四部分，与本书所分的四章完全一致。因此，若在读的时候能牢记这非常简单的大纲，就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方向感。

其次，我希望读者在读本书时，同时能花时间读约伯记，否则我恐怕很难清楚理解这里所说的话。

因为约伯记中的许多细节，我们无法详细思想。最好能在读本书的每一章以前，能把相关的经文预先读一遍。无论怎样，只要读者能好好地读经文本身，并与本书所写的联系起来，定会获益很多。

愿圣灵，我们惟一的依靠，向神的儿女打开圣经中的这一卷丰富的宝藏。愿这本小书能被主使用，帮助我们所有的人，不管境遇如何，都能更深的信靠他，俾能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成为神成熟的众子。

他在你手中，  
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耶和華神对撒但说话

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  
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  
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  
却有患难来到。  
——神的仆人约伯

## 第一部 危机

约伯记被认为是整部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它很可能是第一卷写成的希伯来文经典。就年代来说，它可能先于摩西五经。约伯极可能生存于希伯来的族长时期，因此可能与亚伯拉罕、以撒，或者甚至雅各是同时期的人。

约伯不是一个虚构的名字。我们了解圣经的特质，因此这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人名。我们可以如此断言的理由是，我们不仅有约伯记，并且圣经上还有其它几处提到约伯的名字。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十四节说到：「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華说的；在第二十章中又重复了同样的话：「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華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因此在先知以西结的书中，约伯是与挪亚、但以理并提的，并且特别提到了他的义。他是个义人，与挪亚、但以理归于同一类。由于其他两位都是真有其人，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下结论说：约伯也是真有其人。

新约中也提到约伯的名字。雅各书中写着：「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说过约伯的忍耐」（五 11）使徒雅各都提到了他的名字。可见至少在新约、旧约的这两处经文已经实际上向我们指明，约伯是确有其人。他不是虚构的。

必须指出一点，新约中另有两处引用约伯记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几乎是逐字引用了约伯记第五章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八节，主耶稣特别提到约伯记第三十九章第三十节所记载的话。因此我们看到，在旧约、新约中，都不是仅仅提到约伯的名字，并且在新约中还引用了约伯记的经文。这些都证明这卷书是神的话，约伯也是实有其人。

这约伯（前面已提到他很可能生于族长时期）住在乌斯地，大概是属于以东的领土。我们不知道约伯是不是以东的儿子，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雅各的儿子。他也许是迁移到乌斯，那儿位于「应许之地」以南，是一片沙漠。然而约伯在此安顿家室，逐渐致富，并且获得显赫的地位。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他是百姓中的族长、是沙漠部落中的王子、甚至君王（参二十九 25）；但是更重要的，约伯是神的选民。

圣经的第一卷历史，就记载了一个在以色列境外的人，这不是很希奇吗？我们会不会很自然地认为希伯来圣经的第一个历史记载理应和以色列或以色列的子孙有关？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圣经最早的记载却是提到以色列以外的一个人，他远在犹太国形成，并且从世界其它国家分别出来之前就存在了。

这是为什么呢？可以想见，神要借着这卷最早的书告诉我们，他最初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一体看待。的确，神是拣选了以色列国，但他拣选犹太人的这个国家只是他的计划——他的制度和管理——而不是他的目的。至于神的目的，我们知道他是不偏待人的。神的目的超越了国籍、种族、阶段等等的界限。他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偏心的神。正相反，我们发现神把全人类放在自己面前。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圣经中不把一个以色列人的记载放在前面，而把这个非以色列人约伯的历史置于最先的原因。

此外，据传说，有人认为是摩西将约伯记引介载入犹太国的圣经；并由摩西翻译，安排在我们现在称为旧约的正典中。我们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事实。但如果是的话，岂不更为奇妙？为什么？因为这位颁布希伯来律法的人——摩西，并不像后来有些犹太人那样的排外。相反地，摩西愿意介绍约伯这一个非犹太人的故事，将它载入犹太人的正典经文中。他对神的一切工作都存敞开的心怀。因此，我们也要用如此敞开、开阔的心怀来读约伯记。无论什么时候，人若寻求神，不管他是怎样一个人，都将蒙他接纳和受他称许。神将向他显现，正如在新约时期，他对一个外邦人——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所作的那样（参徒十，特别是 34~35）。

因此我们读这卷最早写成的圣经记载时，就是论到那个早在犹太国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人的这卷书时，我们必须认识，神把整个人类看为一体。由于这奇妙的事实，我们就要看到这卷书主要不是讨论神的计划，而是讨论他的目的。在我们研究约伯时，千万不要忽略这个重要的区别。

约伯是谁？他是怎样的人？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圣经作者对于他的描述。并且这也是神所承认、接受的。因为在神后来向撒但提出挑战时，他对约伯也有同样的评价：「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一 8）。我们必须看到，不仅是人刻画出约伯的这些特性，它们也得到了神的承认（附带一提，这也是撒但所注意、所承认的）。

约伯记中出现的这一个人，并不是初信者。约伯绝不是个新手。在我们开始读他的故事时，他在神面前已具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敬虔和正直远远凌驾所有世人之上。他不是在一个在神里面刚起步的人。他的属灵生命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这个故事就在这样的水平上展开。任何人想要精确地研究这卷旧约故事，就应当将这个事实铭记在心。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对于约伯的描写。首先，他被描写为完全、正直。「完全」并不是指完全没有罪。在圣经中，完全常常是指「成熟」。这个完全并不是说约伯已经达到一个不能犯罪、没有犯罪、

以及将来也不会犯罪的地步。不，一点也不！除了神那道成肉身的儿子以外，没有人是完全无瑕的。这里的完全主要是指着他的心志而言。约伯向看神的心是专一的，因此他被看作是个成熟的人。除渴慕神之外，他别无所求。凡他所知道的，他都尽力去顺服神；而他也确实遵行了他所知道的。所以他在神面前被认为无可指责，他向着神的心是完全的。一颗完全的心最能讨神的喜悦。

在旧约中，这是一件极其宝贵的事。大卫被称为「用完全的心事奉神」（见王上九 4；十一 4；十四 8；十五 3，5）。并不是说大卫从来没有失败过，从来没有犯过罪，然而他讨神的喜悦。因为他有一颗完全向着他的心。其他一些犹太君王也作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他们并没有用大卫那样的心事奉他。

我们也可以把每一件事都作得分毫不差，但我们里面向着神的心可能并不完全。一颗完全的心远比行一切他眼中为正的事要宝贵得多。「完全」主要是指里面的态度，而「正直」则较偏向外在的行动。有些人能行事正直，但他们的心在主面前却不是无可指摘的。主看我们的内心。他所爱的是一颗完全的心。

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记载：「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主的眼目察看全地，在寻找着。找什么？他在看谁有一颗完全的心，找到时，他就要向那人大大地显现。他要站在他的身边。他就是要在我们里面寻找这样的心。

我们今天是否用这样的心来事奉神？还是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心怀二意？是的，我们爱神，我们有一颗向着他的心，但同时我们又有另一颗向着世界的心。这就是心怀二意。

约伯虽然有软弱，但他除渴慕神以外，别无所求。的确，他有软弱，即便如此，他的心仍专注于神。他渴慕主过于任何事物。他要他，惟独要他。这就是约伯的情形：他向着神的心是完全的。

圣经还记载约伯的正直。事实上，一颗完全的心常和正直连在一起。因为他的心在主面前是完全的，所以他的行事为人在人面前也是公义正直的。他行一切在神和人的眼中看为对的事。约伯的义是后人的榜样。正如我们以前所看到的，在这方面，神将他与挪亚、但以理并列（结十四 14、20）。我们也熟知约伯的忍耐，可是我们容易忽略，在他的忍耐以前必须先有正直。因为他正直，所以他才能忍耐。

其次，对这位神的仆人约伯的描述，除了完全和正直，又加上敬畏神和远离恶事。这些实际上解释了他的完全和正直。我们必须理解到，在旧约时代如果向着主有完全的心，首先必定是要敬畏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整部旧约思想的教导。任何人读箴言，都会得到和作者所罗门同样的结论，那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九 10）。再回到约伯记，我们看到这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例如二十八 28）。事实上，整本旧约可以总结成一句话：敬畏神。在那个时代，「敬畏神」就被认为是神的子民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对那时期神的子民来说，只有敬畏神，才能获致最高的智慧。总之，在那时候，敬畏神是属灵生命的顶点。谁敬畏神，他的心在他面前就是完全的。

但到了新约时期，我们认识自己所需要的，不仅是敬畏神。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两件事。是的，一方面知道要敬畏主，但另一方面，也受基督的爱所激励（见 11、14 节）。从新约时代开始，敬畏神就被认为有所不足，必须加上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激励了我，那就构成了新约中「完全」的概念。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敬畏神。恐怕今天的基督徒有时候是太大胆了，往往缺乏对神的尊敬。我们变得太随便。我们并没有按照所应有的那样敬畏他。我们敬畏主固然重要，但还

不够，还必须受基督的爱所激励。这是我们在新约中所清楚看到的。

最后，描写到约伯远离恶事。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个特质看来好像非常消极，却是迈向正直的第一步。我们必须看到在旧约中正直的意思就是远离恶事。古时候，正直的消极意义远比积极意义多。例如，在十戒中你发现了什么？严格说来，你只能发现一条积极的诫命，其余都是消极的。这不是真的吗？「你不可」比「你要」多得多。你不可有别的神，是消极的。你不可雕刻偶像，是消极的。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消极的。你不可在安息日作任何工，消极的。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几乎都是消极的。只有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是积极的。由于在旧约时代，救赎工作还没有显明，所以正直的真正意义，几乎全部包含在消极的词句中。所以远离恶事被认为就是正直。

但正如前面提到的敬畏神那样，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发现消极的正直显然不够。因为只有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能使「正直」具有更丰富的含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中阐明了这个更丰富的含意。「我去……就差他（圣灵）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自己责备自己。……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7、8、10节）。这是对正直的完整解释，正直不只是消极的远离恶事，它更是积极的进到神面前。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不犯罪，还要能站在神面前，这就是正直在新约中的完整意义。谁能进到、站立、并活在神面前？只有义人。准确地说，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是我们的义，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得接近神，活在他面前。这才是真正的义。然而，我们应记住，在旧约时代所能看见的正直，以及一个人要达到正直的地步，主要是靠远离恶事。

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约伯，是一个内心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我们要小心，不要用新约的标准来衡量他。我们应当承认，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一个模范，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在旧约时代所能看到的一个在属天生命和敬虔方面最好的模范。事实上，神就是这样向撒但形容他的仆人（阅一8）。那时，地上没有一个人比约伯更完全，没有一个人比约伯更正直，没有一个人比约伯更敬畏神，也没有一个人比约伯更远离恶事。总之，在这个人身上，我们见到旧约中「完全」的最好例子。所以神喜悦他，神为他感到骄傲，以致他能拿他向撒但挑战。他对约伯充满信心，所以能毫不迟疑地叫他那诡诈的敌人与他较量；更进一步，甚至容许撒但竭尽全力地试探他。在这方面，我有时会怀疑我们究竟讨主多少喜悦，以及他能信任我们、并以我们夸口的程度有多少。我们处在新约时代的环境中，条件要比约伯更加优厚，理应有更多的长进。

约伯这个人过着平静、富裕的生活。他有美满的家庭和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都很善良。虽然养育众多儿女，但孩子们个个都守责、听话。因为约伯和他的妻子，以敬畏神和远离恶事的教训来教育他们。

后来，他七个儿子各自都有了的家庭和房舍，约伯的家庭就更加扩大了。他们生活得很舒适，常常摆设筵席取乐，而又不得罪神。因为他们的父亲，要求他们在神面前常存正直的心。

约伯夫妇和子女之间也是一片融洽。我们知道他们虽已长大成人，但在某些重要的事上，仍然顺从父母。例如在他们一同设筵吃喝的日子过后，约伯就清早起来。说：「现在筵宴的日子已经过了，我们必须献祭，免得我的儿女在筵宴的时候，心中弃掉神。」他的儿女非常愿意听从他的忠告，向神献祭。他们不像现今的许多年轻人，他们非常顺服。

不仅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和谐，我们还能看到在约伯的子女之间，虽都长大成人，还是那么相亲相

爱、和睦。通常，当子女长大之后就分道扬镳。然而这个家庭却真正连接在一起。宴会一个接着一个。每个儿子举行宴会时，他就会去请他的兄弟姊妹来。他们之间是多么和睦。

当然，我们得承认，这种情况必然有其背景，而不是偶然的。必定是他们的父母将神的告诫和智慧的管教传给了他们。因此我们可以说，约伯不仅自己在神面前极为正直，他还将全家领到神的脚前。这是多么蒙福！尤其和现今的家庭生活比起来，那真是令人羡慕。随后，神又转过来赐福给他，使他昌盛。神赐给他丰厚的家产，使他拥有无数的仆婢。他在东方人中成为至大（一3）。所以他被认为是沙漠中的王子，是百姓中的君王。

如果你要从这卷经文的开始部分，就是约伯还没有遭遇试炼以前的那些经节中，了解约伯真正的生活方式，可能所获不多。在那里，他被描述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的家庭是和谐、团结、充满了爱。他的家产极其丰盛。但是如果你要更多知道他在神面前的真正生活，就必须读第二十九章。约伯在这里回忆他先前在神恩宠下的日子。请听他对三位朋友所说的话：

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分，  
如神保守我的日子。  
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  
我借地的光行过黑暗。  
我愿如壮年的时候，  
那时我在帐棚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  
全能者仍与我同在，  
我的儿女都环绕我。  
奶多，可洗我的脚；  
盘石为我出油成河。

我出到城门，  
在街上设立座位，  
少年人见我而回避，  
老年人也起身站立，  
王子都停止说话，  
用手摀口；  
首领静默无声，  
舌头贴住上膛。  
耳朵听我的，  
就称我有福；  
眼睛看我的，  
便称赞我；

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  
和无人帮助的孤儿。  
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  
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  
我以公义为衣服，  
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

我为穷乏人的父，  
素不认识的人，  
我查明他的案件。  
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  
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

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  
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  
我的根长到水边，  
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  
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  
我的弓在手中日强。

人听见我而仰望，  
静默等候我的指教。  
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  
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  
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  
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  
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  
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  
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坐首位，  
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  
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2~25 节）

约伯开始说：「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分，如神保守我的日子」（2 节）。这时，他在严峻的考验中已有好几个月了，有些人甚至认为可能已经长达一年之久。至少他们能说已经过了好几个月。在他

经历试炼几个月以后，一一忆起从前神保守他的日子。他知道且承认在试炼以前，神一直保守着他。请注意他怎样描写那段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3节）。神的光在他的上面和四围照耀着他。耶和華的光引領他的道路。换句话说，约伯不仅受神的保护，也受他的引領。在光中他没有缺乏。即使四围充满黑暗，神为他照明道路，让他在光中行走，不至于在云雾中摸索。他知道神，神给他亮光，所以他能度过每一个黑暗的处境。

约伯继续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棚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4~5节）。希伯来文中「壮年的时候」，原文是指「我秋天的日子」「我是在我的秋季」。换句话说，在这大试炼之前，约伯已经认为自己属灵上已经成熟了。实际上他是在说：在我秋天的时光中，在我成熟的日子，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神对我说话，我与他有交通。他将他的秘密告诉我。那时，神一直与我同在。

所以约伯是一个充满了属灵亮光的人，神赐给他极大的智慧。他懂得神的奥秘以及神隐密的谈话。神与他同在，他确实与他同在。奶多得可以洗他的脚，盘石为他出油成河。总括来说，我们发现神的丰富覆庇着约伯的脚踝。我们继续读第二十九章时，会发现他已达到了非常属灵的地步。每当他来到百姓中，青年人会回避，年长者立刻站起来，王子停止说话，尊贵的人静默无声。他一开口说话，每个人都侧耳而听。更甚者，约伯成了瞎子的眼目、瘸子的腿、贫穷人的父亲，所有人的审判官。他的道路完全是高贵和正直的。

在读完第二十九章整章之后，你才会真正认识约伯的生活。他行走在神面前，他的心是多么完全、美丽。在世人面前，他的言语行为是多么洁净、正直。他是何等的无可指责。正如我们在第三十一章中所注意到的，他能老实地对神说，据他所知，他所作的每一件事都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观察到一个有神的属灵亮光的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一个神的引领和光照的人；一个被神所看顾、庇护和保守的人；一个在道路中充满了神丰盛的人；一个在百姓中为大，并多行善事的人。

倾听了约伯的自述后，我们都会同意他真达到了自己所说的程度。至少他自己以为已经达到了那程度，已攀到了最终点，已到达了生命的顶峰。然而请注意，这才是约伯故事的开端！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有点难懂的原因，因为除非读者能看到这个起点，否则就不能明白后面所记载的内容。

请容许我再再说一遍，约伯记所记载的人不是一个在神面前的初信者，而是一个认识主，与神同行了一段路程的人。他既不是初信者，但也不是已经成熟的人，乃是介乎两者之间。一方面你找到了一个敬畏主、远离恶事、认识神已有相当程度，并且在他的保护、引领和祝福之下的人；也就是实际上一个与神有丰富交通，并且用这种关系教训、指导和帮助众人的人。但是在另一方面，你会发现神还必须在他生命中作很多的工作，好将他引到最终的目的。整卷约伯记所记的都是关系到神还必须在他身上作工的事。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故事不是以一个初信者属灵生命开始的，因为这个人已经与主同行了一段时间并且到达了自以为已经相当高的地步。约伯的属灵光景是这样的：他认为自己已成熟了。他自信已经到了他人生的秋季。所以他下结论说，自己已别无所需了，剩下的就是在他的家中安享余年（见二十九 18~19）。然而他被骗了。事实上他是被自己的错觉所骗。

然而，就在这个关头，神开始在他的生命中作工，要把他带到真正的目标——完成成熟。这显然是他所缺少的。是的，约伯已经有所收获、有所成就，但是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惧怕。以后，在



他开始埋怨、咒诅他的生日时，这惧怕终于在无意中显露了出来。请注意第三章第二十五、二十六节（达秘英译本）：

因我有一个恐惧，这恐惧临到了我，  
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  
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  
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

这种隐秘的担忧岂不暴露了约伯对神的认识还不完全吗？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他对神的认识只限于风闻（四十二5）。他还必须借着亲眼看见而认识他。是的，他敬畏神。是的，他蒙神的庇护和赐福。他甚至有神的同在、引领和光照。但是在约伯里面，一直有一个他所不能逃脱的、深深的恐惧。

他怕什么？他恐惧什么？他害怕他那蒙福的光景到底能维持多久。「我已经尽力事奉了神，我已经竭尽最大的努力来远离恶事，因此神赐福予我，使我昌盛并给我平安。但这种状况我能维持多久？如果我跌倒了，那么我会遭遇到什么？神能不能继续赐福我？他还会保护我，使我兴旺吗？」

虽然约伯已经长进到某种地步，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平安稳妥。在他里面总是有一个隐忧：是的，我现在是蒙神赐福的，但是明天将会如何呢？他一直带着战兢和恐惧在神面前生活和事奉：「我没有保障，也没有真正的平静和安息。」虽然他以一颗完全的心爱神，但他还没有达到向他完全舍弃自己的地步。他没有在神面前的安息。总之，他的灵魂没有安宁。最后，他一直恐惧的灾难终于来临了。所以虽然他有完全的心，但在他生命中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受对付。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约伯对神的认识有限，但他还能成为这样一个完全的人。这是多么奇妙啊！

在我们继续下去以前，可以将约伯的情景与我们自己对照一下。假定我们像约伯一样，不是初信者。我们信主已经有一段时候，并且也已与他同行了一段路。假定我们向着神有一颗完全的心，我们知道什么是义——那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义。我们不仅敬畏神，并且还爱他，因为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我们远离恶事，并且作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更进一步，假定我们活在神的保护之下，我们知道神的指引，我们蒙他的光照，并且开始明白神的奥秘。在神的教导下我们有长足的进步，我们甚至有资格教导和帮助别人。

在这样的光景中任何人都看得出我们不是个生手，我们知道自己已脱离了属灵的婴孩时期。但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吗？很多时候，由于我们已经与神同行了一段路，就非常容易欺骗自己，认为我们已经成熟了，进入属灵上的成年期。我们会像约伯那样想：现在是我的秋季，是我属灵上成熟的日子。因为你看来受人尊敬，受人钦佩，似乎一无所缺，并且还能供应别人。

如果我们据此就下结论，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我们就像约伯那样，被自己蒙骗了。我们的属灵光景到底又是怎样呢？实际上我们既不是婴孩，也不是成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属灵上的青年期。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就能够解释许多事情。你知道，在青年时期，一个人容易认为他样样都懂。我们常常是这样，不单在天然的生活中，在属灵方面，更是如此。如果是新近得救，刚刚由圣灵重生，我们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自然会很谦虚，因为事实上我们确是一无所知。但是到了一

个属灵的高原时，真正的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就常会自欺，以为自己已经达到目的。可是，事实上我们不过是在青年时期，我们还在途中呢！

是的，一方面我们不能说自己什么都不懂，或者我们没有任何属灵的经历。如果诚实的话，我们不能说自己不认识神或者不是在他的属天关照之下。事实上，这些我们都有。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没有在神里面的安息——完全的安宁。我们心中没有安全感，却隐藏着恐惧——我真的安全吗？我知道只要讨神的喜悦，他就会赐我平安，使我道路通达；但假若我跌倒了呢？明天将会如何呢？

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像约伯，在你的心中仍有不安？你是不是没有安全感？或者你是否完全舍弃自己，归向神和他的旨意？你是否知道神歇了他的工得安息（来四 10；参出二十 11），你也可以同样的从一切劳苦中得安息？或者你全部属灵的得着，大多是出于自己的努力，而极少是向着神舍弃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属灵光景是属于那一种？如果你和约伯的情况一样，欺骗自己，以为已经到了你的秋季，那么你会发现，为了要把你带到真正的成熟，主还有一些工作要作。他必须给你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借着这些危机，他要使你在属灵上真正成熟。这正是我们从约伯记中找到的重点。因为接下去，没有任何警告，场面忽然急遽转移，神马上要带入一个危机。

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中，我们看到地上的情景，但是第六节立即转移到天上。请记住，这不是撒但曾被赶出的第三层天（见林后十二 2 保罗的见证；参弗四 10，来四 14）。这「天」也不是神设立他永久宝座和永远居所的诸天。我们怎能得知呢？因为撒但曾一度从那里被赶出，此后从未回去过（参赛十四 12 以下，结二十八 14）。

无论如何，这不是地上的情景，而是在天上。神正在这里开庭。有的时候，圣经作者试图描述一些事时，不得不用一种我们读者所能明白的方法来表述。因此这儿呈现的好像是神在主持一个巡回法庭。神的众天使或使者常常要向他报告每一件他们在地上所注意、所观察到有关人类的事。

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报告给神？不是由特务所作的报告，而是由天上的使者所作的。神差遣他的诸灵，特别来服事那些已经蒙主救赎的人。他也时时等候祸的使者把报告带回来。这是其中的一次，神的使者回来向他报告这事、那事，这人如何，那人如何。撒但也在其中，而是以原告的身份被容许进这法庭的。我们知道撒但另有一个名字——弟兄们的控告者（启十二 10）。他总是企图在神面前控告我们。这一天，神的众天使来到他面前报告时，撒但也出现了。

我们基督徒必须明白，人不是单独活着的。如果人单独被留在地上，许多实际上发生的事就可以完全免除了。但是我们不是单独生活在地上，因为约伯记中的这段经文显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是神和他的对手撒但冲突的中心：神要人，但是撒但也要人。神要使人完全，以模成他爱子的模样；但撒但要毁坏人，好使人与他一起永远灭亡。神要借着人来击败他的仇敌，并成就他的旨意——使他可以从人得到赞美、荣耀和尊荣；但撒但却企图借着人来污蔑神。

因此，人不是单独支配自己的命运。他不能无拘无束地任意而行。相反的，人是全能者和撒但共同的目标。人的本性不就是好议论的吗？神创造人，目的为要击败他的仇敌。撒但却将人作为他攻击的主要靶子。他每时每刻企图诱人加入他一伙，来反抗、阻挠神。因此人是处在一场属灵大争战的中心。

这种冲突对我们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并不希奇。如果不认清这点，我们在遇到试炼时，就会

大感困惑。如果缺乏这种认识，有许多事我们就不能解释。但是我们若知道有如此激烈的属天争战，许多不能解释的事就都会变得容易理解了。要记住一件事：我们决不是单独活在地上，而是被卷进一个极大的冲突中，一个比人类战争大得多的争战，所争的主题也比任何人类的问题要大得多。这就解释了约伯记的情景为什么这样急遽、架然的从地上转到天上。在那儿我们看到神正在开巡回法庭，撒但也突然在其中出现。

在撒但提出控告之前，神先向他挑战。我希望你们能抓住这个要点。神不是坐等撒但的控告，这样会使神处于被动的地位。不，神先发别人——以约伯向他的仇敌挑战。这是我们要看清的一伸重要事情。并不是因为撒但的控告使约伯受到严厉的试炼；正恰相反，是神的挑战引发了整个事件，将他投入深渊中。是神自己开始这件事，当然约伯毫不知情。

所以我们发现神以约伯这个人向他的对手挑战。神以约伯为荣，撒但则妒忌他。神信任他到一个地步，能拿他来向仇敌挑战，因为他了解约伯超过约伯对自己的了解。神也比撒但更了解约伯。感谢主！他不会容许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他要在试炼中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见林前十13）。

弟兄姊妹，你想我们的光景如何？神敢于把我们拿起来，以我们去向撒但挑战，对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某某人？对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恐怕神要尽可能地把我们遮掩起来，免得我们被控告。如果地上有什么人能被神拿起来，用他来向撒但挑战，他是达到了多么蒙福的地步啊！

所以我们要懂得并且记住，从某一方面看，所有的困难和接连发生的事，都是由神开始的。惟独神自己能解释临到约伯的所有遭遇。然而神为什么要这样作呢？难道他只是为了拿约伯来向撒但炫耀，而使约伯身陷患难？如果他只是为了向撒但炫耀，那废他的仆人受到的后果可真是悲惨！不，神不是要炫耀，因为他并不乐意看到自己的百姓受苦；而是因为耐心中对约伯有一争明确的目的。神知道他的仆人，也确切地知道自己在作什么。他所作的只是利用撒但，在这个人身上完成自己的工作。

多年来我读约伯记一直有难懂的地方。在研究这卷书时，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有这许多事。这故事的目的是不是要教导我们受苦的奥秘？受苦怎能对生命有积极的意义呢？这卷书所记载的到底要向我们显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我在主面前，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想要找出答案，直到有一天，雅各书第五章中一段有趣的经文给了我亮光：「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说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11节）

你们听说过约伯的忍耐。有些译本译成约伯的耐心，但事实上两者是有区别的。耐心是对人，忍耐是对事。因此，准确地说，应该是约伯的忍耐。他忍耐了全部的困难、全部的痛苦、全部的病痛、以及全部的剥夺。神的仆人忍耐着。

我们的注意力容易被那个忍耐所吸引。不是吗？在我们读约伯记时，我们很容易被他的忍耐吸引住。他怎样忍耐这一切遭遇？我们的反应是：「主，求你使我能够忍耐。哦，使我也可以忍耐！」我们为约伯能忍耐这许多事，为他的经历所教导我们的要感谢神。我们真的需要学同样的功课。有时我们受一点苦，被剥夺了一些，就开始嘀咕、埋怨，最后就悖逆神。我们多么需要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约伯的忍耐。

然而我并不认为约伯的忍耐是这卷书的主要功课。这不过是故事本身，是事情的表面。这仅仅是副产品，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因为约伯的忍耐只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却没有告诉我们它的目的

何在。约伯确实忍受了许多痛苦。这是过程。但是你经历过的任何过程，最后都是要到终点的。因此我们必须问自己，这过程是为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提出了回答：忍耐的过程是因为有「主的结局」。主有一个「结局」在望。

结局就是目的，这也是指最后、最终的事。所以说，神的目的一一主的结局一一达到了、实现了。最后一一通过这许多试炼和痛苦，通过所有的误会和困扰，通过所有不同的仇敌一一最后，看见了主的结局。神最后得着了祂原先打算要作的。

因此，「主的结局」是约伯记的关键所在。这本最早写成的经卷向我们显示了神对人类的永远目的。为什么人被创造？为什么人要受苦？人受苦是因为他犯了罪？如果他不犯罪，是否就会长久兴旺？神对人真正的要求是什么？在这些背后有没有目的、意义？神使约伯经历这些过程，是不是会有一个最后的结局出现？神的结局到底是什么？

读到这卷书的末了一章，你将会发现神的结局是约伯领受了双倍的福分。神赐给他加倍的产业。神取走的，他又加倍得报偿。约伯的损失成了约伯的收获，或者我们可以说，约伯的损失是神的得着。因此，神的结局和目的是加倍的赐福。但是这经文确切地指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儿子的名分。这是长子生来就有的权利和祝福。在我们讨论到约伯记最后一章时，双倍的福分就更完全地显示出来了。双分仅仅是一个生动的说法，意思是说：最后达到儿子的身分一一属灵的成熟。

因此，在这段经文中所要找的功课是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在圣经中是一件大事。字面上说，它是指「众子的地位」一一那就是说，一个人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度，就公开给予他作为儿子、后嗣、父亲的合伙人和分担者的名分。我们刚刚重生时仅仅是婴孩。我们需要成长，进入到儿子的身分，进入到我们父神完美的旨意中。

从某方面看，约伯高过我们这些信徒，因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在神面前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的道德水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比约伯享有更多的权利，因为基督成了我们的义，我们且受基督爱的激励，而不是只知道敬畏神。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故事开始时的约伯，可以作为今日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生命开始阶段的典型或范例。

像先前的约伯那样，我们多少存有一颗完全的心事奉主。在神和人面前我们是被看作义的。我们尽力远离恶事，并学习敬畏神。但是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清楚指出的，孩子与奴仆没有多少区别：「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亲预定来的时候来到」（四 1~2）。我们常常会有像约伯一样幼稚的想法：如果我们继续事奉神，就会蒙福，得到兴旺和平安。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忧虑中，深怕有一天得罪了神，我们就要受到贫困、疾病、剥夺等责罚。这种不成熟的看法必须加以纠正。神并不满足于我们仅仅作婴孩，他必须使我们长大成熟，成为儿子。但这种成熟的过程是痛苦的，这是成长的痛苦。如果要躲避这痛苦，就等于在躲避成长。可是如果我们要成长，就必须经过痛苦。这就是神儿女们的成熟过程。这也是主的目标。主的愿望是我们不仅蒙福作神的婴孩，并且要作为神的儿子，作为后嗣，并且与基督同作后嗣。

雅各书第五章的这段经文，更进一步地指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雅各的这种观察不是有点特别吗？因为在你读完约伯记时，是否有和约伯一度有过几乎相同的结论？一一那就是神对我很苛刻，他是残忍的，他定意要压伤我，他一点也不关心我（三十 18 以下）。如果我们只看到受苦过程的开始，

总会很自然地认为：主是一位最残忍和硬心肠的神，他容许人受苦，并且好像还乐此不疲。

但是看到主的最终目的，你就知道自己误解了他。在受苦过程中，他绝不是苛刻、残忍、漠不关心的。他是满了怜悯、慈爱。看到神的目的，你对他的认识就会全然改观。你对于他和他的道路会有一个新的、较好的领会。你了解到现在你完全得着了神。即使在鞭笞中，你仍能觉察到他的爱——他仍是那样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我不知道你怎样想，但我个人认为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是约伯记的中心思想和功课。它为约伯在痛苦的熔炉中所遭受的每一件事提出了解释。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成熟的目的，为了最后有儿子的名分。神对约伯并不满意，在他看来，约伯仍是孩子，还不是儿子。他的整个观点在神看来还不够成熟。虽然这时神已经以约伯为荣而撒但也羡慕他。但是神还是不得不用另一种新方法把手放在他身上。神看到他仆人里面的潜在能力。即使会给约伯带来悲痛、苦难，神还是决心以慈爱和恩惠来使这个潜力发挥得更完美。他对这人还要动更多的工，也就是出于这样的愿望，他才拿约伯来向撒但挑战。

在神以他的仆人提出挑战时，神首先问他的仇敌：「你在干什么？你从哪里来？」撒但的回答是：「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一7）。这难道不是魔鬼的特点吗？他一直在到处行走，并且匆匆来去。他东奔西跑，企图找到一些事物可以拿来阻扰神或毁坏人。就像彼得所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五8）。

随后，神进一步问撒但：「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当然撒但已经注意到约伯！神也知道这事。他知道约伯已是撒但虎视眈眈的对象。撒但想必已经多次想攻击他，因为他若能毁坏这人，就可使神蒙羞。但是因为神在约伯四围圈上篱笆保护他，所以撒但不能攻击他。神确实在约伯周围筑起防卫，对他的家人和产业也是这样。若没有神的认可，仇敌不能对他采取任何举动。为此要感谢神！圣经清楚地宣告：每一件事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不会受试探或试炼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见林前十13）。所以，不要惧怕。撒但不能作任何事，因为神以慈爱在我们四围扎营。

然而，仇敌开始控告了。这是对约伯的一种错误、邪恶的攻击，因为他企图用卑劣的动机来中伤约伯。撒但说：是的，我曾注意到约伯。是的，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些都是真的，我都承认。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你保卫了他，你保护他且赐福给他，你赐给他儿子、女儿、家业和财产，使他大大兴旺。当然他敬畏你！但是如果你撤去对他的庇护，如果他失去一切所有的，他将当面弃掉你！

换句话说：撒但并不相信、也不能够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人对神会有那样无私、坦然、纯洁的爱。对他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他对此非常烦恼，因此不得不相信自己的谎言。这个控告者试图对每一件事都要安上一个卑鄙、低劣的动机。为什么？因为他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我们知道这就是明亮之星怎样堕落成为撒但（参赛十四12）的原因——他服事神只是为了要得好处。当他这样服事得不到什么好处时，他就怨恨神，并且背叛他。他从来不作一件不含私心的事。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不含私心的事。对他来说，也没有无私的爱。为什么人们会爱神呢？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只是为了一己的利益。这是撒但的推理。如果人们得不到好处，他们就不会爱神。对撒但来说，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为了攫取自己的利益。

结果，撒但自己解释了每一件事。因为他有这样的本性——自私、自我中心——他就自动地假定

约伯的敬畏和事奉神也是自私的。撒但就是不能相信约伯——一个像别人一样的人，像他一样的受造物，只是比天使略低一点——能够无私地爱神。虽然他曾观察到约伯的完全，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所代表的意义。他宁可贬低这样一个尊贵的生命，给他加上低劣的理由——只是为了个人得到好处，才促使人来敬畏神。若将一个人的福分全部挪去，他就会当面弃绝神。撒但的这个控告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因为他不能得到所要的，所以他咒诅神，后来成为深得仇敌。撒但简直无法想象有人会有不同的作法，因此他对神的仆人提出了这种不实的控告。

神不得不接受这个控告，他说：「好，我将撤去篱笆。对他所有的，你都可以按你所愿的去作，只是不能加害于他。」撒但得了神的许可，他就去尽他所能地施行凶暴的破坏。就在一天之内，约伯的全部家产都销毁了，甚至他最爱的子女也全都死去。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灾难一个个无情地接踵而来。一个严厉的属灵危机临到了约伯。

必须记住这时候约伯已经在地上活了很久。有的解经家相信他有七十岁；又有人说，很可能他已经一百岁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对这个沙漠中的王子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些年间他的全部积蓄——出于他的辛勤努力，当然再加上神的赐福就在一天之内，从他眼前化为乌有。他变得一无所有。

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那就是，虽然不可否认的是神触发了这个危机，但不是他自己来击打约伯。的确，是神向撒但的挑战使得约伯被投入深渊，但对于他仆人的残忍进攻是从另一个角落来的——是主的仇敌在挥舞刀剑。我们必须注意这个区别，否则我们不免要归罪于神。

约伯对这种攻击的反应是什么呢？请看经文记载：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

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一 20~22）

经过这个非凡的试炼，约伯一无也没有归罪于神，因为这个人是用无私、纯洁的爱来爱神的。神早知道这点，只不过需要把它显明出来罢了。他知道在这位仆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向着他的爱，但这爱当然也有掺杂。这些不纯——约伯是不知道的——需要被炼净，好叫那因着神的恩典在他里面种下的爱，得以彰显出来。

然而危机还未停止。一天过去了，仇敌在第一回合打了败仗，他并不愿意就此放弃攻击。神又一次以约伯向他挑战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二 3）。但是撒但不肯放下攻击，却反驳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二 4）。撒但说，你还没有伤及他的生命呢，一个人若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是可以放弃一切。所以仇敌反过来向神挑战：「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二 5）。因此主对他说，好，你能碰他的性命，但不能使他丧命。

其结果我们是知道的：约伯的皮肤开始严重溃烂，他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这极可怕、痛苦的病称为麻疯病 elephant leprosy（脚常会肿到像象脚那样粗）。他整个身子布满了可怕的瘟疫。

约伯现在成了一个被抛弃的人。他不能住在家中，必须出到城外，到人们焚烧垃圾的污物堆中。可以想象他已落到了一个最悲惨的境地。他坐在炉灰中，与流浪汉和乞丐为伍，且用瓦片刮自己的伤口。即使是他的妻子也不能再忍受他，当面嘲笑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么？你弃掉神，死了吧！」

(二 9) 她不知不觉地受了撒但的利用，去引诱自己的丈夫弃绝神。可是约伯还是不背叛神。他说：「喂，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二 10)

虽然所有意想不到的灾难都发生在约伯身上，他却不以口犯罪得罪神。他乐意顺服于神的管辖之下。他心里虽不明白，却愿意接受神所量给他的一切。他知道神有权给，也有权拿走。他准备从他那里接受灾害像接受好处一样。虽然在危机来临之先，他活在持久性的恐惧中，害怕有一天灾祸或试炼临头，改变了蒙神赐福的生活。但我们看到他并不像撒但所控告的那样——别有用心地来爱神，心中喜爱神的赐福过于爱神自己。不是这样。约伯真是爱神，虽然事实上所有外面的表现看起来，他这样作似乎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这危机所要作的就是使他里面那纯洁的爱，在环境压力下，能被彰显出来。现在能充分证明，约伯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来敬畏神。他敬畏、服事神只是出于爱，因此撒但最后也只有哑口无言。

这里才是危机！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受试验的时候，能够站立在神和撒但面前，并且用无私、纯洁的爱来爱神。所有跟从主的人，总有一天也会遇到同样的属灵危机。所有服事神的，总有一天会面临这个爱的考验。我们是用无私、纯洁的爱来爱神，或者只是因为祸赐福给我们而爱他？假定神剥夺你的一切，你还会爱他吗？假定遇到恶劣的环境，你还能在他面前持守你的纯正吗？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迟早会遇到这种试验。神用来对付他儿女的这种原则一定会临到我们。

但这种原则将以什么方式实行呢？我们必须知道这故事所显示给我们的，只是属天的原则，用约伯的一生来阐释的那种原则。试炼到底要来一次、二次或多次，这并不重要。原则总是要贯彻。至于原则如何应用在每个基督徒的经历中，这是由圣灵来决定的。

我在这次研读约伯记中所尝试的，是要描写一个人的属灵经历。但是由于这是属灵经历，我们不能太概括，也不能太刻板。真的，在我们的属灵经历中我们能找出一些原则，但是要运用在我们生命中，则全凭圣灵的掌管。我们不能把属天的原则规定得太死；正相反，这些原则在我们身上如何运用，是要靠圣灵的智慧。

所以，你是怎样进入这种危机的呢？只有神知道这种境遇的性质和时间。这种事不是由人来安排，只有神知道。若不是神掌管，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只有他明白最适当的时机。在你没有准备好以前，他不会应许你进入这种经历。他认识你远超过你对自己的认识。因为神知道你的心，他不会容许你受试探过于你所能受的——也就是他在你里面的恩典所能够接受的（参林前十 13）只有在恰当的时刻，他才会拿你向撒但挑战。这个时刻来到时，就成了你属灵生命的一个试验——危机。

请记住在危机中神还有相当荣耀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以恩典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个纯洁的爱彰显出来。神已经在我们里面作了这恩典的工作。他非常清楚知道这一点。但它在我们里面的纯洁也要显露出更大的荣耀。我们应当被洁净，比以前更纯洁。这正是神的约伯和这些危机中的目的。

哦，神，我们的父，在爱和敬拜中我们的心在你面前降服。我们希奇你的智慧。你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兴起危机，好使我们得到洁净。你的心愿是要带儿子进入荣耀中。教导我们服在你的手下，并且为着你自己的旨意完全舍弃自己。让我们不要怀疑你的智慧，让我们永远信任你。如果我们动摇，请饶恕我们；不要将你在我们身上的手移开，直到你荣耀的计划得以完成。哦，父，为着你对我们的忍耐，我们谢谢你。我们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 第二部 魂的探索

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  
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  
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

你若归向全能者，  
从你帐棚中送除不义，就必得建立。  
——提幔人以利法

神必不丢弃完全人  
也不扶助邪恶人。

你若清洁正直，  
他必定为你起来，  
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  
——书亚人比勒达

你岂不知亘古以来，  
恶人夸胜是暂时的，  
不敬虔人的喜禁不过转眼之间吗？

你说我的道理纯全，  
我在你眼前洁净。  
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远少。  
——拿玛人琐法

你们是编造谎言的  
都是无用的医生。

你们搅扰我的心，  
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  
你们这十次羞辱我，  
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



我朋友阿，可怜我，可怜我，  
因为神的手攻击我。  
惟愿我能知道在那里可以寻见神！

能到神的台前！  
我就在地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  
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  
只是我不能见他，  
（他）隐藏，（使）我不能见他。  
——神的仆人约伯

「美丽如花」，一位解经家用这句话充分描述了约伯在家破人亡之前的生活。他以前的确有像花一样的生活，华丽而吸引人，深深受到别人的羡慕和欣赏。可是，花的美丽和果实的美丽是两回事。人可以用审美观点来看花朵的可爱外型 and 颜色，但实际上对鉴赏者本身没有太多的利益。只有花的果实才能真正满足人。为了结果子，总有一天花必须牺牲它美丽的外貌：花瓣要凋落，变得光秃秃的。然而就在光秃中却结出果子来。这果子正是造物主最终的目的。因为只有花的果实才能真正满足饥饿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约伯记开始所描绘的约伯的生活，像一朵非常美丽的花。从神和人看来，他都是一位被羡慕、欣赏、尊敬的人。可是神对他还有进一步的要求。他希望约伯能成为一个果实。正因为这样，约伯那些美丽、吸引人的花瓣必须被剥夺。然而，从这种光秃、破碎之中，却要出现一个结实累累的、成熟的生命。这生命将归荣耀于神，且给人带来满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约伯一生的整个写照。在他与旺昌盛、蒙神赐福时，一方面在他心中有一个盼望——迫切地希望他能永远栖息在他的安乐窝中；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个隐藏的恐惧，害怕这种平静富裕的日子不会长久。有一天，那种恐惧和担心变成了事实。他的安乐窝彻底被捣毁。约伯美丽的花瓣突然被剥去了。

不是逐步地，而是在一天之中，神剥夺了他仆人一切所有的。约伯一向引以为荣，也是众百姓所羡慕、尊敬的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全部像烟云消逝。他所有的家产——供他衣食的牛羊，供他运输的骆驼和母驴，在他田里耕作的公牛，以及他的众仆婢——这些曾忠心地服事过约伯，并使他在百姓眼中被尊为大的家产，全部毁于一旦。他在百姓和社会中的地位，突然而彻底地受到了震撼。这个属灵的人在神和人面前变得一无所有。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约伯这个人变得赤裸裸的。这就是我们先前所看到的危机。

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还需要停留一下，好使刚才那段话中更丰富的意义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从属灵上说，我相信一个人的儿子和女儿能够代表他的各种属灵美德和果实，因为一个人的子女是他的后嗣，是由他而出的，所以他结的果实。他们可以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人。观察子女，我们就

能得知他们的父亲是谁，是一个怎样的人。因此从属灵上来说，我们可以视子女为这个人的代表，代表他在神和人面前的光景。他们是约伯的左右手，美化了他的生命。在他与神同行中，借着他的寻求、探索和努力，出现了某些相当突出的质量。所以他是一个满有美德和力量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深以如此属灵的后代为荣，并且努力是他们蒙神悦纳。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人的家产代表他有什么。以约伯为例，是他的牛羊、骆驼、母驴和公牛，他的奴婢、房产和田地。那就是说，家产是指一个人多年来所积蓄的东西。从属灵上看，我们信徒多年来所累积的，除了一些美德以外，不是还积蓄了大量的知识、真理、经历、工作等等吗？它们在我们属灵生命中也有效地服事了我们，并使我们在人眼中受到尊重。

哦，亲爱的朋友，是什么使你我在人面前受尊重呢？如果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节制等等属灵的美德和果子，就会使我们受人尊重。如果再加上某些成就——例如属灵的知识、工作和经历——这些更能使我们在人眼中受尊重。可是，这些迟早都必须被除去。

确实，如果我们跟从主，他将把各种美德一样一样地加添给我们。在我们和主同行的生活中，我们的知识会增加，并一直完成各样的事工，所有这些会使我们在神和人的面前变得有分量。但是这些所谓的知识和所谓的工作常常会有混淆。我们不能说其中没有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其中有许多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们不能说其中没有属灵的事物，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中有许多是属于魂的范畴。到了某一个时候，灵和魂就必须被分开（来四 12）。要进入这样的经历，我们的魂就要像约伯那样完全被剥夺净尽。

弟兄们，除非我们的魂在神面前被剥夺净尽，否则我们永远不会了解它。如果我们拥有所有的子女、丰富的产业——那就是说我们具有一切的美德、工作、经验和知识——还是不能进入我们魂的深处来认识它。这些装饰经常在属灵上产生一种假像，使我们感到自己已达到某一程度，甚至会欺骗自己，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顶峰。为着这个缘故，神首先容许花的美丽被除去，然后当我们像约伯一样，在神面前被完全剥夺时，就会深深经历魂的探索，而且将完全被寻着。我们也会像他那样，开始了解我们魂里面的真实情况。

现在我们必须注意到，约伯被掷入这个可怕的危机中时，一开始他很能够胜利地站住脚步。他不是很坚定地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吗？在试验到极点时，约伯还能放胆宣称：「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他是多么坚定、牢固、属灵。纵然他有各样的软弱，但他能为神大胆站住，对神保持忠诚。他能表现出对神那种无私纯洁的爱。所以证明了撒但的控告全是虚假不实的。仇敌被击败了，仇敌哑口无言了。神却增添了光彩。

但是我们不应当忽视一个要点。我们不要忘记，临到约伯的痛苦试炼是非常急遽、出其不意的。没有任何暗示。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事实——神的仆人在开始时，根本没有喘息和思考的余地。因为每一件事都是突然地席卷而过，他没有丝毫可以考虑的机会。我们发现对于临到他的事，他几乎是无意识地反应着——事实上是一种自动的反应。看到这点，我们必须自问，约伯面对一个被公认为最沉重的危机，怎么可能这样有节制、谦卑、顺服的反应。我们如何解释约伯在经历这样火炼的试验时，最初的表现是如此值得羡慕呢？

只要略为考虑一下，我相信你会同意，一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所讲出的话，不一定能真

正代表那个人。在一时冲动下所讲的才能显露他的本来面目。若是这样，对于一个意料之外的试验，约伯的立即、无意识的反应，不正冒露了他的内心景况吗？我们能不承认约伯的自动反应正是将他里面的神反映出来吗？是的，我们在约伯里面所看到的，毫无疑问的是真正的约伯。这是多美的一件事。他以谦卑的言词和顺从的行为惊人地表现了他属灵的崇高，显示了神以恩典在他里面所动的工。神多年来在他仆人身上曾深深地作工。面临这样大而无情的压力，约伯的立即反应显示在试验开始时，在他里面已经有相当的属灵储备。这种由神恩典而来的储备，足以使约伯在面对仇敌攻击时，能够如此高贵地站住，并且得胜地站起来。我认为这就是约伯面临危机时的敬虔反应的原因。

亲爱的朋友，要知道这种属灵的储备不是无穷尽的。是的，约伯虽然顶得住仇敌最严厉的攻击，但是我们将发现当他三位朋友来安慰他时，他开始向魂的深处探索。我们将要目睹他的表现与刚开始时迥然不同。有一个相反的反应出来了。现在，我们来看这一点。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我们相信约伯是确有其人。所以我们相信他的三位朋友也是真有其人。约伯记中所记载的，大多数是以诗歌的形式出现；然而整个故事讲的是真人真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分（第三章至三十一章）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一部分称为约伯的魂之探索，我们接受它是真实的记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在三位朋友和约伯之间有过一段讨论，他们彼此辩论，强烈的争执，言词变得激烈。我们将发现整个事件十分有趣，但结果却足以毁了约伯。

在这里，容我提出读这些章节的一个方法。我要把它整个当作寓意或比喻的形式来读。我要强调一点，以比喻或寓意的形式来看这段经文，并不就是说这里所记载的不是真事。这也不是约伯记用「比喻」这词的含意。因为在目前所讨论的约伯记的这一部分中，可以看到有两次提到「比喻」这词。（中文译本的「约伯接着说」，在英文译本中是「约伯接着说比喻」。）他的寓意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有关（见二十七1；二十九1）。

我所指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我把这几章节的内容看作是：一个人的魂被剥夺净尽地站在神面前，正经历一段深沉的探索。约伯的话和他伙伴的话，代表了一个人魂里深处的光景。约伯的声音和他朋友的声音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声音。他在自己里面沉思，他与自己争吵、辩论。在他的深处有着各种各样的，甚至是相反的事物滋生。现在他的魂已被剥夺净尽。正在神的亮光下被搜寻着。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个人是这样体会的：一个在神面前剥夺净尽的魂，正在经历深辽的探索，同时正在被寻找出来。所以从某一方面来看，可以说约伯和他三位朋友之间许多回合的辩论，足以代表约伯自己内心深处的光景。

要以这样的方法来了解，我们必须先翻到第三十章。因为如果你要充分感受在约伯里面所发生的冲突，就必须将先前已经讨论过的第二十九章与第三十章作比较。

你会想起在第二十九章中，他所过的生活多么灿烂惬意。那是一种明亮的、充满希望的生活；一种充满了善行和好评的生活；一种他认为能就此宁静地、成功地继续下去直到寿终的生活。可是，在他里面却有一个隐忧：约伯担心不会这样长久下去。

翻到第三十章，你会被完全相反的情景所震撼。在那里约伯成为众百姓嘲讽的对象。尤其是年轻人和那些他以前视为流浪汉的人都拿他作笑柄。他成了众矢之的，被每一个人所蔑视、摒弃。他们憎恶他，不惜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推他、踢他。由于他终日与鸵鸟、野狗为伍，他的皮肤受了太多的

曝晒而变黑，他的骨头也被太阳烧焦。这种极端痛苦的日子紧紧攫住了约伯。他的魂倾泻如水。有人认为这几乎可以与我们的主耶稣受难的情景相比拟。如果你非常仔细地将第三十章与有关弥赛亚的诗篇中，关于主以后将如何受苦的经节作比较，你会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十字架。这个人已经被剥夺殆尽，且正在经历一个黑暗的阶段。假若神还与他同在，只要神能澄清一下他是与他同在，他就能忍受这一切。但是他找不到神。他就是不能找到他。相反地，他与神之间被隔绝了（见二十三 3~9）。结果他变得困惑不解。有人愿意称这为魂的黑夜，但也可以称它为十字架更深的工作。一个人被置于这样的处境，他才会开始揣摩自己魂的实在光景。

以此作为背景，让我们回到约伯目前的处境，且来看他的三位朋友。先前我们看到，撒但攻击约伯，但约伯的反应使他哑口无言，以后却不见他出现。我们能说他就此退场了吗？恐怕他还在那里，只是心中藏着诡计。他在先前的攻击中失败了，但从此以后他要试试更狡猾的诡计。他要用同情和关心来代替直接的攻击。我们不久将会发现，撒但几乎要得逞。我们见不到他，可是却能从他那三个朋友身上看到他。他们扰乱先前一切灾难所不能破坏的约伯的宁静。多少时候，我们像约伯一样，能经得起仇敌的喧哗攻击，但是随后所来到反应（像约伯的三位朋友微妙地激起他的那些反省和内心活动），却常使我们招架不住。仇敌的攻击还好对付，但我们最亲密朋友的一片好心，却不容易对付。

约伯的三位同伴来了，他们不仅是他的朋友，更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们非常爱他，像爱自己一样。并且从远方来，目的是为要安慰他。在他们达到以前，彼此曾交谈过。因为在还没有到达时，显然已经有了一致的看法（参二 11）。他们走近时，看到约伯坐在垃圾堆中，简直认不出他来。一位主子怎么落到这样的光景。他们见「他极其痛苦」，这痛苦是如此之大以致不能向他开口，「能缄默无言地和他同坐地上七天七夜」（二 13）

我们能不能从中看出这试探有多大？这痛苦有多深？约伯能忍受他仇敌的突然袭击，但是不能忍受朋友的同情。在这些日子中，他的魂里面深深地受着震撼，可是他不能明白。结果，他终于用咒诅的话，大大爆发出来，不是对神，而是咒诅自己的生日（三 1）。约伯开始嘀咕、埋怨、疑惑。我为什么要出生，要看到日光？我还是死了的好！为什么人要这样痛苦地活着？为什么神不干脆把我毁了，让我死？因为在死亡里有安慰，在坟墓里有平安。为什么这许多事会临到我？这些到底有何意义？（三 3 以下）

请注意这些情绪是出自那一位不久之前还勇敢地作出下列宣告之人的口。他曾说：「难道我们从神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就是这同一个人现在转过来宣称：「我宁愿死，我不要活，活着真是受罪。」约伯是不是太捉摸不定了？为什么开始时在仇敌面前能如此坚定、英勇地站住，而现在，在朋友面前却不堪一击呢？这是不是很矛盾？我们需要更深地探究原因。

经验告诉我们，在危机来临时，我们可以动用我们所有的属灵储备来对付试炼，看来似乎胜券在握。但过了一阵子，我们开始估计形势。这时，一个相反的反应滋生了。在我们的属灵经历中，常常在一个大的胜利后面，会跟着一个挫败。为什么？因为我们耗尽了自己的储备。最艰难和受到考验的时刻倒不是在危机来临时，而是紧接在危机之后。困苦的时刻一过，就会产生反省，随后会有所反应。就在这反省和反应的时期，约伯里面经历了一个深沉的魂的探索。这些都是在危机之后，约伯和他三位朋友

的冲突和辩论中产生的。

约伯在他的「安慰者」沉默陪伴中，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他发现自己一无也不明白。他感到迷惑困扰。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受保护和蒙赐福之中，衣食无缺，并有了一个大家庭和可观的家产。他在众人眼中被尊为大。然而，霎时间，这一切都在他面前被掠夺一空，变得一无所有。虽然在事情发生时，他已经了解到人不能带任何东西走向生命的终点，他必须在神面前接受福，也接受祸，可是现在他不能明白为什么这灾难会临到他。他一生敬畏神，并竭尽心力行走在他面前。他是个义人，肯完全的心。至少就他所知，他没有犯罪得罪神。为什么神要冒样待他呢？

约伯完全陷于困惑中。他承认自己现在是「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三 23）。他看不见自己的道路，因为神四面围住他，不是为他好，反而使他处境更糟。这下是很奇怪吗？这与撒但对神所控告的恰巧相反。我们记得撒但曾控告神善待他的仆人，用篱笆围住他。但约伯在这时刻误解了神对他的行动，好像神是恶待他！很明显地，约伯心中有旨一个相反的反应。

这里显示出一个魂的痛苦，他正处于仇敌的攻击下，也同时处在主的管教下。不幸的是，人在患难中，很容易误解神。一方面约伯不能否认神是公义的，要按照人的行为来施行审判，因此义人要得到赏赐，恶人要受责罚。但是另一方面，约伯坚穿，至少按他所知，自己是个义人。他辩称，这些临到我的事又怎么解释呢？为什么我会受到这样严苛的对待呢？

在这种困境中，人会受试探，对神会有偏激的看法；否认神的公义，或否认他关心临到人的一切的事，或者甚至否认他均存在。但是约伯不能这样弃绝神，因为他太认识他了。即使不能理解，但他也不敢也不愿意弃掉神，因为在他里面还有所克制。所以，不管约伯受多大的痛苦，不管多么坚信自己的完全他还是不能否认神，也不能否定他的公义。即使他认为自己是个义人，也不能这样作。但是怎样使神的公义和他自己明显的义彼此妥协，这就把他搞胡涂了。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事，在他里面产生了极度的悲哀、痛苦，于是就开始咒诅他的生日。因着外面的受苦和里面的悲痛，他开始希望自己死去。正像我们以前看到的那样，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且开始埋怨神让他继续痛苦地活着。

现在，我相信，我们把约伯的反应称为埋怨或嘀咕，也不算太过分。但是，我们能为此指责他吗？我想不能。因为我们也会这样，甚至表现得更差。常常在遇到这样的经历时，我们岂不也变得迷惑、困扰和为难吗？我们也会像约伯那样想，还是死了的好。我们也像他一样，不懂得生存的权利。我们不解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忘掉生存的意义，所以就脱口而出：我为什么还在这里？为什么神不取走我的性命？为什么他允许我继续活下去？亲爱的朋友，很简单，这是因为他要在你我身上成全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要使我们成熟。

然而神使人在灵命上成熟的方法与我们想法太不相同。他的道路和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我们认为如果信赖神，我们会兴旺。因为对我们来说，平安、昌盛、或财富代表属灵上的蒙悦纳或成熟。但是我们不理解从小孩、少年要转变为成人是痛苦的。我们常常对所临到的猛烈方式没有充分准备，就是从小康之境到一贫如洗，从安逸舒适到完全受苦！我们多么不愿意受到剥夺、被缩减，在一切事上变得赤裸裸、穷困。然而这种转变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我们里面还有相当多的天然本性。我们对魂和灵之间的区别认识不足，甚至根本没有认识，许多还是在魂的范畴中，因此就必须被洁净。许多我们所谓的属灵恩赐和恩典，必须被置于死地。我们必须失去一切，才能得着一切——甚至基督自己。

一个正受责打的魂往往对这无所知不多。所以这种转变显得几乎不能忍受。我们大感困扰、疑惑，完全不能理解或应付这样的处境。结果我们就觉得还不如死了好，或早一点死——倒不如根本没有被生下来岂不更好！为什么我们要生下来受这些苦呢？如果生活不过是那样，那么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何在呢？我们最好不要活在这个世上。

因此，我们像约伯一样，转而咒诅自己和自己的生日。我们不考虑神的目的，完全被纠缠在自己里面，以「己」为中心。我们若活在自己的困难中，就常常会这样。我们只注意自己的困难，看不到神的最终目的。像约伯一样，我们宁可死，这样可使自己立即得到一难安慰。一个大能的王子竟然落到如此地步！

在这里，约伯的魂完全被暴露，被神剥夺殆尽，进入严峻的考验。十字架更深的工作，正运行在他身上，但他却不能理解。他不敢抛弃神或者神的公义，但是也不能否定自己的义。

现在神的仆人处于混乱、迷惑的疑云中，他的三位朋友一听到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就开始教训他了。他们声称知道神的道路，其实他们比约伯更为无知。虽然他们是出于好心而来，结果却徒然增加他的痛苦。他们来的时候是最好的朋友，但是，离去时却几乎成了最坏的仇敌。我们不久将注意到，这三位朋友始终以一致的原则或真理来威胁约伯，那就是：神责罚作恶的，奖赏行义的（例如四 7~9；八 20；十 4~7）。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坚定不变的真理。他们看到约伯的痛苦，而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义人、好人，会受这么多的苦。他们设法理解所看到的事实，就以有限的知识和悟性下了一个结论：约伯啊，你一定在暗中犯了大罪，才导致你受这样严重的责罚。

约伯的朋友们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安慰他，可是最后他们坚持神是公义的，不可能责罚义人，大半时候只看到他责罚恶人。约伯，你在这里受责罚到这种地步，必然因为你犯了什么隐藏的可怕的罪。虽然人看不见，但是神看得见。因为你作了这事，所以现在受这么大的痛苦。因此，约伯，你应向神承认你的罪，你从前舒适的日子才会恢复，且会从神那里得到更新的生活。他们只能这样说，因为这是他们惟一所知道的事。

让我们自问，他们说对吗？当然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推翻这真理，整个宇宙就会变得一团糟。神当然是公义的！神当然是全地的审判官！神当然责罚作恶的！神当然报答行义的！这是道德世界中十分重要的基础，报应的原则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怎敢抛弃它呢？如果这个基本原则被推翻，世上的一切都将变成一场恶梦。约伯的三位朋友坚持这真理，这真理确实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这不是全部的真理，因为可以运用的真理不只一个。我们知道，神比任何真理都伟大——他不受任何原则的束缚。是的，主是根据原则或真理办事。可是在一个时候他可以用这个原则，而在另一个时候他可以用那原则。我们永远不可能约束我们的神。他大过任何法则。在约伯的特殊处境中，神是按照一个比这基本的报应原则更高的法则行事。是的，约伯三位朋友所看到的这个原则是对的，一般都是这样的。可是要运用它，就不得不借着圣灵来完成。

在个别情况下有例外，并不是要推翻这个基本真理，而是还有其它的真理可应用。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有时候我们会抓住一个属灵准则，就想要应用在每个人身上。即使这准则是真实的，有时也不能普遍套用。我们在约伯的例子中所发现的正是这样。神对于约伯，并不采用他三位朋友所强调的基本、普遍的原则，而是采用另一个不同的原则。神并没有推翻那个原则，但是他运用一个更高原则中的某一

特点来对付他的仆人。他不惜用责打、教训、管教小孩的真理。这与另一个真理很不相同。

当然，在那时候，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并不了解这点，所以这三位「安慰者」坚持约伯一定犯了罪。但是他们越坚持，他就越反抗。他反复郑重宣告：「我是无罪的！我是正义的！」这就是约伯所陷入的困境。一方面他不能推翻这个真理，因为他理解并承认在宇宙中有正义和公正的报应：神责罚罪，报答义。然而另一方面，约伯个人的经历看来好像和这基本准则相矛盾。而且不但他个人的经历是这样告诉他，在他对世界上所实际发生的事作了比较仔细的察验后，也不得不下结论，那就是他所了解的公正报应，事实上却不是这回事（见二十一7以下各节）。因此，约伯深深感到，他那三位朋友施加压力要他接受的原则，并不适用于他，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就解释了最后引起混乱的原因。我们继续思考这卷经书时，要好好记住这一点。

我们对随后要来的讨论、争辩的心境和方向作了概略的描述之后，让我们对这三位朋友和约伯所说的话作一个较详细的观察。根据当时的风俗，讨论是在非常有次序的方式中进行的。别人说话时不可打断。并且分三个回合说话。每位朋友在每一回合里都有机会讲一次，随后每一次约伯都作了回答。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是约伯打破了七天可怕的沉默，用悲叹自己的生日来启开讨论。紧接着，三位朋友中的第一位，以利法，发动了他和约伯之间第一个回合的争论（四至七章）。

在我看来，以利法外表上代表看神秘主义，而内心则代表着魂里的情感。作为这一个小团体的主要发言人和领袖（参四十二7），以利法现在进一步立下了辩论的主题。他的意图是要教导约伯。但他所有的教导都是根据一些神秘的经历。在他讲话一开始，这点就很明显了：

我暗暗的得了然示，  
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  
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  
世人沉睡的时候，  
恐惧、战兢，临到我身，  
使我白骨打战。  
有灵从我面前经过，  
我身上的毫毛直立。  
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辩其形状，  
有影像在我眼前。  
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  
「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么？  
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么？」  
主不依靠他的臣仆，  
并且指神的使者为愚昧。  
何况那住在土房，  
根基在尘土里，  
被蠢虫所毁坏的人呢！（四 12~19）

以利法所有的教导是建立在隐秘的经历上。他说，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我害怕以后我听见有声音宣告：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么？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么？以利法对约伯肯定地下了结论：必定是你犯了罪。这不是很离奇吗？这位朋友的全部经历是建立在神秘主义上，建立在一些奇怪、神秘的事上：有灵在他面前经过。

亲爱的朋友，广义的看，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秘主义者。这个名词简单的说就是指人在心中寻求主，寻求神在他里面的经历。所以一般说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秘主义者，因为我们必须从里面来认识神，否则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他。但是以神秘主义作为教导的主干，并加以实践，又是另一回事。从这方面看神秘主义不只限于基督教。相反的，拥护它的人不但是基督徒，也有许多是不信的人。

我想在这里多讲几句，或许对我们大家会有些帮助。我们应该了解这些神秘主义的追随者通常所共有的几个特点。下面只提一部份。首先，神秘主义者相信在每一个人里面有属天生命的火花。一个人所要知道的，是怎样把这个火花显明出来，这根本不是圣经的道理。因为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人有这样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只在基督里面。只有在我们相信主耶稣时，我们才接受了这生命。因此，神秘主义者一开始就是从完全错误的观念出发的。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秘主义者信赖他们本身受苦的价值。他们相信受苦是一种美德。这就是说，他们不能逃避修行的感觉，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得胜不是因为受了多少苦，而是因为基督的受苦。

第三、神秘主义者分不清魂和灵的区别。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混淆的经历。我们常发现神秘主义者的著作有些非常属灵，但在这些属灵的东西中深深地掺杂了一些非常属魂的东西。

最后，神秘主义者很容易跌入情感主义中。他们将感情上的经历误认为属灵经历。我们不知道向以利法出现的灵是怎样的灵。他说到有一个灵对他讲话，但他又提到自己如何因此惊恐。我怀疑这可能不是一个对的灵，我不相信这是圣灵。虽然这好像是真理的声音，但恐怕是出于以利法自己的灵，而不是圣灵的显现。是的，在许多例子中，可以看见人说的话是对的，但是随同的灵却不一定对。哦，神是要我们来试验、证明诸灵。不是每一个灵都是好的。有好的灵，也有坏的灵。我们有责任不，甚至是受命——去试验每一个灵（约壹四1）。

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利法在外表上代表了神秘主义。一个人在面临属灵危机时，神秘主义就企图来为它做解释。神秘主义者认为所有的受苦是因为罪，而受苦不仅仅是为了责罚。他们认为因罪受苦有它的价值，又认为被罚受苦本身有一种洁净的作用。神秘主义者想用这种论点来解决他们属灵上的矛盾，却没有成功。

偶尔你会发现神秘主义中也有值得称许的地方。例如以利法在提到管教时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价值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五17）。他告诉约伯也许神正在管教你。以利法实际上承认在神的对付中有管教的可能，但是他对管教的理解决比较偏重消极的责罚，而不是积极地达到成熟——就是训练孩童，成为儿子。以利法很少有积极管教的观念。他对约伯所指出的观念主要是：作恶的受罚，行善的得赏。虽然他一开始并没有直接指出约伯是因罪而受苦，但他暗示有这可能。

我们也可以从里面，就是魂的情感方面来看以利法。也就是说，一个人陷入到他的感觉里面。每当被投入一个自己所不明白的处境时，这些感觉就逐渐发展了。它们将开始在情感上搅乱并拖累我们。



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的感觉会告诉我们，神必定是公义的。正如以利法在这里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情感首先设法为神辩解：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不可能！我们说神是公义的，不会作错事。这些受苦必定有原因，所以我们判断，必定是因为他有罪，有很可怕的罪。我们的感觉看来是替神说话，并且和神站在一边。

在反击以利法的猛攻中，约伯的回答同样显出了情感反应，因为他声称在梦和异象中受到惊恐。是的，以利法，你说你曾有过神秘的经历，一个人岂能比神还公义吗？然而我也有这样的梦和异象，但我几乎要被压垮了。

亲爱的朋友，我们意识到这是多么可怕的经历，是不是呢？一个感觉宣告神是公义的，另一个却反对。真的，我不能否认神是公义的审判官，赏善罚恶；但我必须坚持我也是义的。在约伯里面，感情在反复交战着。一个感情说，神是公义的；另一个回答说我也是会的。一个人有异象和异梦，说神是公正的；另一个人却说异象和异梦惊吓、压垮了他。约伯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不能再忍受了，他不得不松弛一下那被抑制的感觉。因为他的心是这样苦，他不得不央求不要因他的言语责备他（见七 11；六 以下）。为什么神要将他当作箭靶子呢？为什么他不赦免他的罪呢（七 20~21）？

我们的情感是多么善变。一个时候我们会这样感觉，另一时候却那样感觉。可是我们又怎能把这两种相反的感觉协调起来，并且从中见到神呢？用情感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我们要看见神，我们就必须超越我们的感觉。

约伯与以利法之间第一回合的争论结束了。第二回合记载在第十五至十七章。他们各人还是站在原先的立场，在情感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所进展。感情代表着人，并不代表神。以利法指责约伯说：「你敬畏无效……因你的嘴述说了你的罪孽」（十五 4~5 达秘英译本）。此外，他又重审以前的论点：

人是甚么，竟算为洁净呢？

奸人所生的是甚么，竟算为我呢？

神不依靠他的众圣者，

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

何况那污秽可憎，

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十五 14~16）

以利法还是从他的神秘主义出发。他引证不义的人总要受到责罚。

约伯回答说，以利法是一个「使人愁烦的安慰者」，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因为他没有处在约伯的境遇中（十六 2~4）。约伯再一次为自己遭受许多苦恼而悲伤。神是如何地压垮他！但是他仍相信在天有他的见证（十六 19）。然后他要求有一个中保，「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十六 20~21）可是由于无人前来作他的中保，他又一次陷入失望。感情是非常反复无常的，在不得满足时，它就在暗中摸索，经历许多起伏，这正表明感情没有一无稳定性。

两人之间第三回合的争论是记在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章。以利法开门见山的提出一个问题：「人岂能有益于神？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二十二 2）。以利法又一次讲了半对半错的话，因为我们能够借着服事他的旨意，彰显他的荣耀，来使神得益。

以利法曾经试着用感情来说服约伯。他说，约伯，你还是悔改的好，这样神才会善待你。但后来他

发现这种方式不能使约伯屈服。最后他发怒，开始指责约伯。他不但不体贴约伯的困境和痛苦，反倒重重地指责他。第二十二章是对神仆人最不公平的指控。在以利法无法与约伯理论时，他开始对约伯提出许多严重的控告。这些只不过是假控告，因为在第二十四章中，约伯对他所指控的事提出有力的反驳。然而以利法在情感上深深陷入到自己的理论中。所以虽然没有证据，他还是相信这些是真的。约伯在第二十三章的反应中，表示他相信神不会拒绝和他 辩论（3~7 节）。问题是他找不到神（3、8、9 节）。最后他同意以利法的说法：作恶的最后要受责罚。

所有这些不正像情感一样吗？我们的感觉是这样不稳，时常摇摆不定。有时候我们为神辩护，有时候我们为自己辩护。一会儿我们想上诉，一会儿我们又生起气来，甚至沉湎于虚假的自责中。我们的魂完全随情感起伏，神经几乎要崩溃。事实上有几次约伯几乎要瓦解了。

以利法和约伯的对峙，清楚地显明了人类在面临严厉的考验时，魂是如何被感觉所骚扰。请观察一下你自己的经历是不是这样。每当你遭遇到一些极度困难的处境，在你里面第一个受到骚动的就是情感。它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只是上下起伏着。它可以变得蛮不讲理。实际上感情一无也不是理性的。你经历一番情感的探索后，会清楚发现这些情感一点也成不了事。

虽然在约伯身上有这三个回合的讨论和争辩，但没有得出一点答案，没有得到一点收获。情感既不能帮助我们看透神的意念，也不能解释神道路的奥秘。神秘主义可以给我们许多美丽而有价值的思想，但是它不能使我们更接近神。我们需要神自己的启示。只有受到神的启示，情感才能平静下来。不然它不会平静，不会从自己里面得释放。因为它像翻腾的海洋，使船剧烈动荡。我们需要主自己来平静我们感觉的海洋，把我们的船引进港口。我们像约伯一样，在困难中情感被拖累，甚至几乎要沉沦。但是当我们看见神，我们就能够超越困境，并且被释放出来。显然，成熟的道路要比情感的途经深奥得多。

第二位想要安慰约伯的朋友是比勒达。结果也是谴责了他。我相信，比勒达在外面是代表传统主义在里面却代表魂的心思部分。比勒达一方面代表人对事物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却代表着探索过去的心思。

这可以在比勒达与约伯的第一个回合争辩里前面的一段话中清楚地看出（第八~十章）。在那段话中他充满信心，坚持说：

请你考问前代，

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

（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

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

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

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八 8~10）

和以利法不一样，比勒达的教诲不是根据神秘主义的经历，而是根据祖先的传统。是的，他采取和约伯第一位朋友以利法一样的姿态，坚持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八 3）除此以外他又回溯过去，想用传统的方法来建立他的论点。比勒达说，在我们的日子中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的祖先曾对这些事作了许多研究，他们的结论一定不会错！祖先的结论是什么呢？神的判断从不出错，恶人要受罚，好人要得赏；若人受苦，必定是因为犯罪；恶人是站不住的（八 11~22）。比勒达紧紧抓

祖先的这个法则，他并没有什么创见。他的辩论完全是依据祖先的传统。

请我们暂停一下，考虑传统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这方面走极端。有些人提倡废除一切传统，但也有人紧紧抱住每一项传统不放。传统不都是坏的，它只是过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它也是一个大杂烩。一方面它有优点，就是使社会稳定。若没有传统，这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但另一方面，它也有缺点，它妨碍进步。它一直要折回到老的、过去的越古越好。结果传统成了食古不化、一成不变。传统中没有新的内容，任何的进展，即使不会被排斥，也会自动地被搁置。传统可以具有强化的作用，但也可以成为一种束缚。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不应当抛弃所有的传统。对信徒来说，我们有基督徒的传统，这些一定要保持下去。它们是信徒所继承下来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中所写的：「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在这里保罗称许哥林多的信徒，因为他们坚守了他所传给他们的传统或教导。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众圣徒的第二封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用了同样的话：「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二 15，另见三 6）。

信徒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事实：就是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有些传统是由主而来，并且由早期的使徒传下来给我们的，这些都必须遵守。例如，主的桌子。不久以前，我正好在一羣信徒中。这些圣徒在主里面是相当无拘无束的。由于他们是那么希望脱离所有的束缚，所以擘饼这件事就遇到了困难。每个星期天，他们准备了主的桌子，却放在一个角落里。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当天他们究竟要不要擘饼。如果圣灵有带领，他们就擘饼。不然，他们就将它留在角落里，不擘饼了。其理由是有些圣徒认为他们不应当奉行传统。所以他们争论是否应该每个主日设立主的桌子。只凭圣灵的引导来作，这是属灵吗？我不这样想，因为在主日擘饼，事实上是基督徒必须遵守的几个传统之一。

保罗要我们坚守传统。传统若出于神就不是坏的。我们必须遵守那些出于神，并借着使徒传下来的各样事。当然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在灵里遵守，不单在形式上遵守。

但是，另外还有祖先留下来的传统。这些传统会拦阻神的灵，我们必须真正地从中被释放出来。因为「祖先的传统」是我们主耶稣所激烈反对的。主在当时所以力加痛斥，是因为有些人极端遵行祖先的传统，以致违背了神的律法（见太十五 3, 6；参可七 13）。那样作是个束缚。亲爱的弟兄们，千万不要被祖先的传统所束缚，但也要认识到你我有义务坚守那些可以为神所使用的传统。

在这里比勒达所有的教训都建立在传统上。但是他所倚靠的，不是出于神完全的旨意，而是出于祖先的传统。它没有带来释放，反而带来束缚。它只是真理的一方面，不是全面的。这就是比勒达在外表上所代表的。

这第二位朋友的内在也代表着心思的工作。第八章第十一节里比勒达的惊奇显明了心里的工作：「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对比勒达来说，每件事都有因果关系，没有人能改变它。这难道不是心思的作用吗？

现在先假定我们的心思是合乎逻辑的，是理性的。它能推理，并将因、果联接起来。它也能推演和归纳。它能从过去的资料中得出结论。不管它有多大能力，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想心思昏暗。我们能发出的光本身是非常黯淡的。人永远不能凭探索来找到神。我们的心思，即使是我们最好的推理也只能遮盖神的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传统或人的心思，都不能解决属

灵的问题。

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九 2）这个陈述显示约伯心中的困惑。他的心思是活泼的，是探索的。他承认神有智慧、有能力，人无法与神相比。他能行万事，谁能阻挡呢？约伯在他的回答中显出丰富的知识。他承认神的能力，他注意到神能作任何他所喜欢作的事，他也那样作了（九 3~12）。并且，在他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就没有差别，行义的和作恶的一样灭亡：「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九 22）。约伯在这里探索他自己的心思，但是不懂为什么神要欺压他手所造的（十 2~3）。

在第二个回合中（第十八至十九章），比勒达完全没有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因为传统是建立在古老的过去的事物上。一个喜欢陈旧的人，会对任何新的东西有偏见。正如传统本身一样，他甚至不考虑有新想法的可能。传统就是抹煞新的，坚持老旧的。因此，比勒达只是重复他的陈述：作恶的怎样受神的惩罚。他的心思看来是越来越受过去的束缚。

另一方面，约伯却表现了脱离传统的精神。他有一个开放、敏锐的心思。他不认为自己的心思对这些传统有任何义务。因为他判断有些场合，尤其是他自己的情况并不适用祖先的教导。在第二个回合中从他对比勒达的回答，我们能看到约伯一点也不受过去的束缚。然而，虽然他的心思自由，也有丰富的知识，他仍不能看透生命的奥秘。

约伯同意比勒达的说法：将他倾覆的是神。但是他要争辩说，他的朋友不应当和神一样迫害他，你们应当可怜他（见十九 6，十九 21-22）。这个要求是多么恰当。我们必须学会这个敏感的功课。在神施行审判时，我们也敢审判吗？神的旨意要我们怜悯人，我们才得蒙怜悯（太五 7；参撒下二十二 26）？

约伯不能想象为什么神的手要加在他身上，但从绝望中，他好像抓住了一点，重新兴起了信心：

我知道我的救主或者，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十九 25-27）信心超越过心思的推理。我们思想所不能解释和看透的，信心能够进入。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多么的蒙福！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救赎主。他是一个能为我报仇并保护我的「至近的亲属」。（这字在希伯来文是指亲戚中最近的男子，在发生事情时可以为你报仇。）约伯坚定地说，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我能信任他。他在末日将站立在地上，因为他将降临人世并施行审判。这些并不一定在我活着的时候临到，但是以后有复活。在复活时我要亲眼看见他。约伯里面所显示的信念是何等的动人。

第二十五和二十六章记载他们两人之间第三个回合的辩论，这个回合非常短，很可能是因为比勒达仍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他只是重复以前所讲过的：神是全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在他面前称义（二十五 2~4）。约伯再一次同意比勒达的看法：神是全能的，他岂不是将大地悬在虚空中吗？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二十六 7、14）他只能承认，并下结论说：「看哪，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二十六 14）约伯沮丧地承认，人的心思不管是现在或过去所作的思索，只能摸到

神工作的边缘。人还没有进到他思想的中心。即使用这么一点边缘的知识，人还是不能听到神的言语。人甚至连他的耳语也听不见。

在神的事上，我们的心思是何等的不够。在面临一些严厉的环境时，我们的心思，也像约伯一样，开始努力地探索、探索，探索着答案。然而，不管是比勒达代表的心思或是约伯代表的心思，不管是我们受祖先传统影响下的思想、还是只有的思想，我们必定会看到：没有一种方法能对我们的困难提供正确的答案。

不要以为你的心思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你就可以得到答案。不，我们的心思是昏暗的，它的光本身是黯淡了。我们只有在神的光中才得见光（诗三十六9）。不管怎样寻求我们都不能找到神。那只能使我们困惑。让我们谦卑地接受这个定论，那就是心思不能帮助我们。

琐法是约伯三个「安慰者」中最后的一个。他可能是他们中间年纪最老的。显然他也最没有耐心。他与约伯的第一个回合辩论可以在第十一至十四章中读到。他用辞坦白，指责直率。所以我们可以说琐法在外表上代表教条主义，而内心代表魂的意志。他不是从灵或梦中得到灵感，他也不相信传统。他只是用一个绝对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琐法单单想用「你知道什么？」这观念来压到约伯

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

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

神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作什么？

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十一7~8）因此，琐法用教条主义的方式来规劝约伯悔改。随后他对约伯说，安适的日子会再一次临到你（十一13~19）。

我们要知道教条和教义是有区别的。我们对于用词要小心一点，我们有时会听到自己说：「我们不要任何教义！」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有教义。如果我们没有教义，我们就没有真理，也就没有属灵经历的基础。

教义是教导。教义是真理。新约中的教义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能够没有它吗？不能！很清楚的那是建立真理的基础。但是这应当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如果是从神来的，我们有属灵的义务去履行；如果是从人来的，就成了一种束缚。

大家都知道，单有教义是不够的。教义的后面必须跟着经历。没有一个人能说他不要教义。如果没有什么人不要教义，他就没有真的经历。因为教义是与信仰有关，信仰与意志有关，而意志和经历有关。这样，每一件事都是建立在教义上，建立在真理上。

可是教条是另一回事。教条的定义和教条主义的定义或许在这里能帮助我们。「韦氏大字典」说：教条通常是指一种坚持的、自满的论点而这种论点是建立在权威上。这本字典又说：教条主义指一个对事物采取独断意见的主义，是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来表达观点或信念，好像那是既定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说，教条是用权威的力量，傲慢地提出某种教训，好像这是已成的事实。那就是教条。我们必须接受某些神的教义，但是我们绝不能教条化。在教义或真理中必定有权威性，但在发表这些教义或真理时若流于教条化，就容易使我们想运用自己的权势。当然应当知道真理，正如主耶稣所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八32）。如果是神的真理或教义，它会释放我们而不是捆绑我们。

可是我们同样要注意到真理的运用必须灵活。不能像教条那样不加选择地运用。我们只能在圣灵的

引导下运用真理。如果将真理放在圣灵的手中，真理就可以被灵活地使用，而且是无拘无束。但教条是在人手中，或是在人类的组织里，常常是不加选择地被使用。因此教条就变成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只能压服人，不能释放人。

这样，琐法带着他的教条来见约伯。他怎样着手的呢？读者将会发现，他作了一个概括式的陈述，在理论上是真理，但不是完整的真理。当应用到神的仆人身上时，琐法这些「可纪念的箴言」，在约伯看来，只不过是「炉灰的箴言」（十三 12）。他的教条是如此绝对，毫无斡旋的余地。所以他的判断是刺耳的。琐法把真理过于简单化；是的，真理是绝对的、简单的、明确的，但是必须在圣灵里应用和解释，这样就多少能灵活一些。但是若在错误的手中，它可以变得过分的简单，成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永远无法解决属灵的问题，它只是制服、压到。它把人带到束缚中，而不是进入自由里。

琐法抱着这种态度，很自然地宣告他的中心教条：神赏赐好人，责罚作恶的（二十四以下）。因此约伯，你一定是犯了罪，因为你是有这样严重的责罚之下。

请看，约伯在回答时，表现出和他朋友一样强烈的意志。他不仅拒绝承认自己曾犯过罪——还是坚持他的正直、完全而且他也拒绝琐法其他所有的教条。他承认他所知道的至少和他朋友一样多（十二 2 3）。约伯坚决主张神做事是根据神的愿望。是他把谋士、君王、祭司和老年人都废弃了（十七节以下）。「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十二 16）。他驳斥琐法认为神是不能被寻到的说法，因为他坚持「我要对全能者说话，并且要在与神理论中得到满足」（十三 3 达秘英译本）。

在绝望中，约伯再度宣称他对神的信心。「看哪，如果他杀我，我还要信任他。但是我在他面前，还要为我自己所行的辩护」（十三 15 达秘英译本）。即使他不懂为什么神要杀他，但他还是强调、确定这信念。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赦免他，放他过去。约伯比琐法灵活得多，他决不是教条主义。但在第十五节中，他仍是在意志的范畴里：「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

第二个回合里（第二十和二十一章）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琐法坚持他以前的教条。但这回是用威胁的方式来指责。他彻底地与现实、事实脱节，完全缺乏人类的同情心。他看来是一个对神热心的人。但他完全误传了他，认为他对软弱、无力的人没有同情心。另一方面，约伯仅仅从他周围所发生的事实来作见证，虽然那时他又不能完全拒绝神赏善罚恶的真理。因此他陷于困惑中，常常语无伦次。

没有第三个回合。为什么？因为教条主义者会很快地把别人放弃。你要么遵照教条主义，要么教条主义者会因绝望而放弃你。

请注意，从琐法和约伯间的辩论中可以看出，一个人越要用教条主义强迫另一个人就范，那人就越反抗得厉害。这完全是意志的考验：琐法的意志与约伯的意志相对峙。两者都有钢铁般的意志，互不相让。这两个人之间的对立也可以说明约伯意志中的两个方面。我们的意志也是这样。你我常常会说：「好吧！我相信。」但是我们的意志却背叛。它反抗着：「我不能，因为我是义的。我就是不能相信。」这就是人里面意志的冲突。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被很深的属灵危机彻底摧毁了的人的魂。神秘主义、传统主义、或教条主义都不能帮助他。当然，神秘主义有它的价值，但也有许多错误。如果读以利法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例如以利法对约伯建议：

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

将俄斐的黄金丢在溪河石头之间，  
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  
作你的宝银。

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

向神仰起脸来。(二十二 24~26) 约伯，如果你抛弃你的金银，全心来爱神，你就会发现他比任何西更宝贵。这些话都非常好。然而，撇开神秘主义中那些有益的思想不谈，它仍然没有解答约伯的危机。在传统中也能发现好的特点。以前已经说过，我们不能受祖先的传统所束缚，但是必须持守主的传统，就是指那些出于主，由早年的使徒传下来基督徒的职责。这些是我们应当珍惜的传统。但传统虽有好的一面，它仍不能对任何属灵的问题提出解答。

教义也是基督徒不能缺少的。主耶稣有一次曾宣告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义或教训是出于神，或是他凭自己说的(约七 17)。那人会发现他的教义是属天的。教义是重要的，但是若在表达时流于教条化，就成为人的教条。它不会、也不能说服人，或是使人知罪。

总之，这三种方法对任何属灵的试炼都没有帮助。然而在这些试验中，必定会激起这人的魂的探索。他不可能经历危机而魂仍保持平静。简直不可能。当你被投入任何深渊时，你的魂会竭尽全力地谋求解决，并且因此而激荡不安：情绪被搅扰，心思会活跃，意志互相冲击。你这个人的每一部分都会被细细搜寻。

一方面，你会了解在魂的这些探索中，没有一样能给你满意的解答。你可以挣扎、奋斗，却没有积极的果效。正像约伯一样，结果你还是寸步未移，属灵的危机仍然存在。从约伯记第三章知道第三十一章的整段经文中所显示的，读者无法否认这个明显的结论：一切依然故我。痛心地说，约伯只是在绕圈子。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有没有人能说这个过程完全是浪费？我并不这样想。因为人在这样的探索中到了他的尽头时，会断断续续地看到属天的亮光。从第三章一直读到第三十一章，这个探索者的魂也偶尔会得看一些亮光。例如有一天，约伯里面再也没有什么可与他的朋友们争辩的了，他们就是不相信他的无辜，他也没有能力去证明给他们看。那时，他喊出：「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十六 19)，那时他惟一的希望。或者另举一例，信心的光芒灿烂地照入约伯昏暗的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必得见神」(十九 25~26)。这是真正的信心。又有一次，在约伯为自己辩护时，他冲口而出：「虽然他杀我，但我还要信赖他」(十三 15 美国译本)。那是多么宝贵的亮光！

读者不能不被时而临到这昏暗的魂的属天亮光所震撼。不幸的是，这些亮光升起之后，很快地就消逝了，不会停留在那儿。它们被魂的进一步搅动所遮盖。这在探索者自己的魂来说，真是一无所有，在它里面没有任何事物能使危机结束。因此，这深沉的探索继续着，知道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章的内容从某一观点看，并不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我们必须对这一章深入研读。

回顾第二十九章，约伯已经多少总结了他的一生，提到他过去如何蒙神保守，并描述他一直享受着生活。这是一种与神交通的生活，一种充满各样亮光的生活。但是到第三十章，却正好相反。今天和过去的他是何等不同。约伯以前非常受人尊重，现在却成了众人，特别是年轻人和流浪汉辱骂、嘲讽的对象。他以前是多么富裕，今天却被剥夺殆尽。十字架在他的魂里面深深地作工，好像铁烙入他的魂里。

约伯回顾他过去的日子，将过去与现在作比较。你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在魂的整个探索中，他变得完全只注意到自己。因此在第三十一章，他沉落到最低处——完全沉湎于自怜、自义、自我辩护中。

逻辑上说，也只能发生这种后果。因为「己」或「魂」的分析，只能把我们更深地带进魂的里面。它一点也不会把我们从魂里释放出来。这种情形在第三十一章中已经清楚地得到证实。在那里，约伯在他三位朋友面前，长篇大论地为自己辩护。请注意在这一章中他用「我」、「我的」次数超过八十次。他完完全全被自己所占据。我、我的，这个「我」是多么好阿！他用各种方式宣告自己是义的。他声明自己对罪的态度，以前从未隐藏任何拜偶像的罪，他与他的眼睛立约，不能犯罪得罪神。他宣称自己没有爱世界；即使神给他许多家产，他也没有以黄金为指望。他声称自己过去以善待所有的人，供应所有缺乏人的需要，甚至对仇敌也是仁慈的，对仇敌遭报从未幸灾乐祸，他善待仆婢等等，等等。

在显示他光辉的过去，并查验目前的可怕处境时，约伯向神提出的一个大要求作结束：「看哪，神我是如此完美的人。按我所知，我没有作过任何错事。我是义的。这里是我的祈求：（我在上面画押）回答我！」（参阅三十一 35 以下）在第三十章里，他甚至指控神是苛刻的，声称：「你曾对我仁慈，可是在你对我苛刻。为什么你要这样作？」（参 21~22 节）

弟兄们，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魂的最低处在那里，除非有一天它的深度被测量了出来。虽然在一开始，约伯表达了他对神那种无私的爱，但在这个爱中隐藏着自己的意志，固执己见。的确，约伯服事神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但是在深处，也不打算要损失什么。是的，他还是要信赖神。是的，他没有拒绝神，但都误解了神。他在神的责打下软弱了，其结果是他的「己」生命在它的深处被发现出来，被暴露出来。最后产生了一连串的自我辩护：「我是个义人，我这个义人要坚持我的义。即使在神面前，我坚持我的义。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我要受责罚呢？我不懂。这是不公平的！」约伯竟然敢拿自己的义向神挑战。（参二十七 5~6）

亲爱的朋友，这里有没有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呢？有时我们以为自己是用无私的爱来爱神，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最深处被衡量时，我们将看出仍有许多掺杂。在我们魂的深处，有一个自爱，还有自怜、自义和为自己辩护。所缺乏的就是向着神舍弃。如果我们向着他，完全舍弃自己，我们就不会疑惑他的旨意。我们就不会为自己辩护。相反地，我们会谦卑地将自己交在他手中，等待他为我们亲白。

约伯也像我们许多人一样，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还需要十字架来显露他这个「己」的狡猾。十字架不得不将他完全破碎，灵才得以出来。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讲这一点，就是在约伯和他的三位朋友间来回的辩论结束时所发生的事。魂的探索过程即将结束。

我们必须了解，这个过程必然会音响到最后的释放。你若经历一个属灵的危机，你的魂里会不可避免地兴起这样的探索。然而，这不是毫无益处的。因为惟独这样，才能告诉你，魂完全不能解决任何属灵的问题。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探索，结果一无所获。最后你不得不承认，你的感觉绝对不能带你脱离危机，你的思想永远探索不出神的意念，你的意志和愿望不能屈伸俯伏在主的手下。这种魂的探索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它加剧。这种经历很清楚地说明，若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必定不是出于你，而是出于别的地方。魂的探索就是不能提供解决之道。

我们是神、我们的父，我们承认我们的魂永达不能解决我们属灵的问题。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愿意



知道，那在你面前毫无遮掩的魂的光景。我们愿意看到，在我们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毫无良善。它完全不能带来答案。我们愿意看到，我们的希望完全在你里面。

哦，主，若有人现在正处在魂的探索中，我们求你把他从那里带出来，进入你奇妙的亮光中。惟有这样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并且带领我们进到你的旨意里去。主，如果可能，我们求你用这些话，在我们跟从你的道路上帮助我们，好使我们不至于灰心丧胆，能够向着标竿直跑。我们祈求我们能成为赞美你荣耀和恩典的百姓，因为我正是为着这个目的被拯救的。在我们一切日子中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 第三部 灵的解释

我年轻，你们老迈，  
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  
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  
寿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  
但在人里面有灵，  
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  
尊贵的不都有智慧，  
寿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  
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

一千天使中，  
若有一个作传话的、解释的，（中译无「解释的」三字  
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  
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  
我已经得了赎价」。

巴拉迦人以利户

「约伯的话说完了。」这个故事终于第三十一章的末了，让人松了一口气！约伯终于说完了他的话。哦，人读到这里时，也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有时候读者会想，约伯的话简直没完没了。他怎么能这样说、说、说，永远说不完似的。（我们不也是这样吗？）但是感谢神，约伯的话说完了。

也要感谢神，这不是结束。假如故事真的到此结束，假如约伯的生命在神的结局到来之前就结束了，那么神的计划就要落空。但是，感谢神，约伯的话说完了，所以神可以开始了。他的开始可以在第三十二至三十七章里以利户所说的话中找到。

约伯和他三位朋友在辩论时，很可能有许多人围拢来。在这群听众中，走出一个名叫以利户的年轻人。我们不大熟悉这个人，不能确定他以前是否认识约伯及他的同伴。但我们知道约伯和他的同伴

年龄较大，以利户却是一位年轻人。他在倾听着他们的对话。约伯的话说完，他三位朋友也闭口无言时，以利户的灵里大大地被搅动。

以利户这名字的意思是「他的神就是他」。他就是他的神。以利户这个年轻人代表什么？我觉得他代表人的灵。神创造人的时候，祸不仅创造身体、魂，也创造了灵。

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第 24 节）。谁能在灵里敬拜他呢？只有那些有灵的受造之物。所有的人受造时都有这个灵。人的灵是我们里面能够认识神的器官。借着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器官，我们能够敬拜神的灵。人的身体或者魂，都不能认识神。他只能被人的灵所认识。不幸的是，由于犯罪和行恶，我们的灵死了（却没有被消滅）。所以许多人不知道他们有灵，只知道有魂和身体。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领我父亲归主的女宣教师。她晚年时和我们住在一起。她是弗吉尼亚人。每当遇到什么不寻常的事，她就举起双手，呼喊着我的魂我的体阿！每一次她都说这话，但她从来不提灵。当然她知道人有灵。我们也常会听到人们这样说：多数人只知道魂和体，他们不知道他们还有灵。赞美神，正如耶稣在很久以前告诉尼哥底母说，「从灵生的，就是灵」（约三 6）。这就是指重生。

重生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再生一次是指什么？这对人的身体或魂没有什么关系，而重生完全是在人的灵里——在人的灵里发生了转变。在我们里面由于罪恶、罪孽而死了的部分，借着圣灵使它重新活过来。这就是达秘所指出，它「不仅是，又一次」，而且「全然更新」，正如从一个新的生命源头和出发点来的；……「从起源来的」。这是生命新的起源和开端。在我们里面原先死了的，现在变成一个新的灵，有圣灵住在其中。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见罗八 15~16；参加四 6）

比较起来，人的灵是相当年轻的，而魂在我们里面却比较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由约伯和他三位朋友（他们的年龄较长）代表魂，而由这位年轻人以利户代表新鲜的灵的缘故。我们新的灵，比我们的魂要年轻些。记住这熙，我们就容易注意到以利户里面的灵是谦卑的。这个年龄较轻的人，耐心而安静地倾听着这些长者们漫无止境的辩论。

按照东方人的习俗，年幼的要尊敬年长的。因此，长者说话时，年轻人要恭敬地听着，不得插嘴。以利户也是这样，虽然在他的灵里满溢得几乎要爆发出来。请看以利户用很好的隐喻来描述：

因为我的言语满怀，  
我里面的灵激动我。  
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  
又如新皮袋快要破裂。（三十二 18~19）

但以利户一直保持沉默。他谦逊、有礼、耐心地等着、等着，直等到约伯最后说完了话。他等着，直到这三位朋友再找不到答案。这时候，他才开始说话。他明白应该让年老的先说话，因为年事越高，应当越有智慧。（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寿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三十二 7）所以，在他们冗长、热烈，有时甚至乏味的轮番谈话中，他一直保持安静。以利户继续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三十二 8）。因此，以利户在刚开始说话时，就设法告诉他的听众，他是从灵里说话。他不是讲述自己的意见或想法。他是受他里面的灵所感动而说话。以利户说：「是的，我较年轻，但人里面有灵。约伯，你的确比我年龄大，但我们都是神手所造。并且里面有使人聪明的灵」（参三十二 6~7，

三十三 6)。因此我们知道这位年轻人是借着人的灵开始说话。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的魂忙碌活动时，灵却保持幽默。哦！在我们被投入属灵的危机时，要是我们能倾听灵的讲话，那就好了。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作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魂陷入混乱。我们的情感是多么激动，我们的心思是多么活跃，我们的意志是多么努力。我们整个的「己」被陷在极大的骚乱中。任何人在这种激动状态下，都不能听到灵的声音。它太谦卑、温柔，以致不能进到这种情况中。让我们意识到这里面的人从来不强横行事。它等着。我们的灵是多么的敏感。

亲爱的朋友们，我常因着信徒所缺乏的一件事感到不安。我们不知道我们灵的柔细。我们生活得很粗糙、很粗野。我们过着粗心大意的生活，以致我们不认识我们里面的人有多么敏感。我们的灵像鸽子，一有搅动，它就飞走了。它非常柔细。若要听到我们灵的声音，必须要在我们的魂里安静。只有魂安静了，我们的最深处才开始说话。只有在这灵所说的话语中，我们才能得到解释。

人的灵，正如年轻人以利户所代表的，正想要解释约伯的危机。魂所不能解释或阐明的，如今灵接过来，要解决它。以利户简短地讲到他自己：「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三十三 4）。人的灵（是为神而造的器官），借着圣灵起死回生，在认识神和他道路的事上，站在有利的位置上。因此，这位年轻人的话，代表了灵的表达，是极为重要的。我希望我们不久能有机会非常仔细的来研读它。

到了第三十三章，我们观察和到以利户对约伯这样说：「我要回答你说，比不是义的，因为神比世人都大」（十二节达秘英译本）。约伯，那你没有看清神。你整个问题在于你被自己和自己的义紧紧捆住了。正由于此，你看不见神比世人都大。任何人都不能比他更正直、更正义。因此，你的焦点太集中于自己。你的目光应当向看神，然后你才能看到他的道路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以利户问约伯：「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三十三 13）神有义务向你解释吗？约伯，你不愿意简单地把自已降服于他吗？为什么不能因着他的旨意彻底的舍弃自己呢？为什么你要求解释，好像他必须这样作似的？你难道不知道他是神吗？他比你大得多了。难道你不能借着信心仰赖他吗？

而且，约伯，难道神真的从未解释他自己吗？他总是让你在黑暗中吗？不！不！虽然他的道路不可思议，但他确实说了话，教导人明白。以利户说：「神说…，世人却不理会」（14 节）。约伯啊，你目前是在危机中。你要求一个解释。你以为神没有对你说话，他没有回答你的祷告，但神已经说话了。可是，问题在于你没有察觉。

一方面，神没有义务向我们解释每一件事，因他大过世人，我们只要信靠他，完全降服于他。但另一方面，神确实对人说了话，向人解释，只是我们没有听到。这就是困难之处。我们指责神，好像他没有对我们说话，但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没有听到。

神是怎样说到呢？以利户告诉约伯和我们——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  
神就用梦，  
和夜间的异象，  
开通他们的耳朵，  
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  
好叫人自己的谋算，

不行骄傲的事。

地可以拦阻人（中译无「他可以」三字）

不陷于坑里，

不死在刀下。（三十三 15~18）

神是怎样说话的呢？他在我们灵的深处说话。这里所用的隐喻，是人在沉睡中。那就是说，人的魂的活动已经结束，神开通（三十三 16 中希伯来文是用「揭露」了他里面的耳朵，用智慧教导他。换句话说，神在我们的灵里说话。这正是别处经文所提到的「膏油」。约翰一书第二章里我们读到：「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27 节）。约翰在这里是说到你们不需要任何人教训你们，因为有恩膏住在里面，将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若顺从恩膏的教训，你们将住在基督里面。

神是怎样说话的呢？耐用一个平静、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的灵说话（参王上十九 11~12）。我们的灵是他对话的器官。如果我们安静下来，如果我们魂的所有努力都平息下来，那么我们里面的耳朵将会听到神的说话。这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说话。人的灵只是个器官，但圣灵是「居住者」。他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器官中。由于我们的魂经常是这样烦躁，所以不能听到神的声音。只有在我们的魂停止活动时，灵才能听到那平静、微小的声音：「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赛三十 21）。当圣灵说话时，这在我们灵里面平静、微小的声音将要显出我们的骄傲，要揭露我们的「己」，要保守我们的魂不陷在坑中（三十三 8~17）。我们的魂经常是向下走，陷入坑中。但我们又怎能得着或持守我们的魂呢？只有先丧失它，才能得着它。我们以为只有满足它才能持守它，而神的话却宣告说若有人为主的缘故丧失他的魂（生命），才能永远得着它（约十二 25）。

神是否多次说话呢？当然是这样。请听以利户为神所说的话：「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三十三 14）。神确实是一次、再次地说，他一直在说。但由于我们不常去听他，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们说。第十四节还可译成：「神用一种方式说，又用第二种方式说，世人却不理会。」因此，神不是只限于一种方式说话，他还有另外的方式。那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以利户继续提供了回答。那第二种方式是：

人在床上被惩治，

骨头中不住的疼痛；

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

心厌恶美味。

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

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

他的灵魂临近深坑，

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三十三 19~22）

在我们不听他用第一种方式说话时，神不得不用另一种方式。但这第二种方式，严格说起来，不是讲话，而是工作。因此盖恩夫人（Madame Guyon）曾经观察到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工作了。什么时候他说话，

他就工作了。

神通过什么方式工作的呢？他会与起环境。他可能带进苦难、甚至病痛，像约伯所遭遇的那样。他这样安排我们的环境，带进苦难、疾病、痛苦、试验、迫害，什么都可以，目的是要借着这一切遭遇，使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主的管教。因此，神可以通过住在里面的圣灵的光照对我们说话，也可以安排我们的环境，借着圣灵的管教，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常常不够安静，以致听不到在我们里面平静、微小的声音。因此，神不得不兴起一个动荡的环境，使我们通过他所安排的汹涌起伏的处境，最后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我们若听不到主在耳边的细语，他就必须如雷作响。我们这样迟钝吗？我也像约伯那样慢，以至在我们的环境中，认不出他的手吗？

约伯所遭遇的这一切有什么含意呢？一句话，这是主的管教。约伯不是在这里受责罚；不是因为犯了罪，因此神要责罚他。不、不、不！我们不要误会神，以为他是残忍的，他是正在刑罚他的仆人。一点儿也不。约伯是在主管教的手中。为什么？因为神把他看为他的儿子，而不是私子。约伯所遭遇的不是责备，而是训练。神训练他自己的孩子们，是他们长大成熟。他必须训练他的每一个儿子，是他们完全。读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你就会发现这个道理。神所爱的（当然是他的儿子，不是私子），他要管教，且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来十二6）。这不是别的，而是主的训练。这是主的管教。这是主对孩子的训练。这是约伯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的意义。

神的仆人被投入这种危机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虽然他不是无罪的），而是由于神要使他完全，使他成熟，好与属天的性情有分。在这样的管教期间虽然有愁苦，但后来却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参来十二10~11）。

这就是约伯的全部处境。这是神用第二种方式对他讲话的内容。虽然他的道路和意念高过人，不是人所能理解的，神还是一而再地说话，来教导人。他说话和向人显示自己的方式是两面的：先是启示，然后也有管教。他所有的方法都是好的，为的是要完全拯救我们的魂。

为什么约伯不明白呢？（我们也是这样。）以利户提供了回答。我们需要一个解释者：

一千天使中，

若有一个作传话的、解释的，

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

神就给他开恩，说：

「救赎他免得下坑，

我已经得了赎价。」（三十三23~24）

约伯需要一位解释者，但在以利户出现之前，他一直找不到。一旦这位年轻人出现了，约伯很快就得到了灵的解释：「你将不死，你不会下到坑中！」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人的灵被神的圣灵照亮时，会发现我们被管教成为儿子是根据我们主的救赎工作——「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因为我们是蒙救赎的，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因此，训练或管教，对于儿子（不是私子），是必需的。

谁是约伯的解释者？当然是以利户。他试着向约伯解释严峻考验的意义。我相信，约伯在以利户这位年轻人里面，听到了灵的解释。可以说，这是正确的解释。约伯曾一直在问，为什么？他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答案不是立基于因果原则的真理，神刑罚恶人奖赏义人；而是立基于一事实，

就是神要在一个更高的真理基础上来对付约伯，也就是更高的管教原则。他要使约伯成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经历一连串的试炼。这就是约伯的解释者以利户所作的解释。

今天谁是我们的解释者？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人里面的灵。我们最里面的那个器官就是神的解释者。借着在我们里面的这个部分，使我们今天得以解释圣灵的工作和话语。有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会进到像约伯一样的经历。的确，有时候我们是因为犯罪受到神的责罚，这合乎报应的原则。但是另一些时候，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自己在主面前是清白的，然而事情临到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我们有的灵，只要我们非常细心地倾听它的声音，就会得到解释：神在管教属他的人，好将他们带到成熟的地步。

对我们来说，倾听灵的声音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不听那声音，如果我们不听在我们里面的人，那么神即使说话、作工，我们还是不明白，还是会一直下到坑中。我们人的灵是何等重要。它是我们里面为神而预备的器官。我们不能借着我们的魂来找到他，只能在我们的灵里，才能知道他和他的旨意。

这个年轻人说了三遍。他说了，然后停止。他再说，第二次又停止。他又说一遍，第三次又停了。为什么？你可能记得在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有三个回合的辩论。他们经过一回合，再一回合，最后又有一回合。以利户也是一样。第三十二章和三十三章记载了他的话。他一开始就告诉约伯：神比世人更大。他试图向约伯解释神的道路，告诉他这是神的教训和管教；不要轻看他的管教，也不要其中软弱，因为他把你当作儿子，才这样待你。约伯，你要感激，因为神正要解救你的魂。

以利户说出了受圣灵感动而来的话，结束了他第一次的发言。他说完话后，向四周环顾，特别看看约伯。他期望约伯一定会有所回答。以利户已经说出了约伯全部试炼的真正意义，因此约伯理应感激他，向他致谢。可是约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他的静默表示他无话可说吗？恰恰相反，那是表示约伯对以利户的不服。他不接受这位年轻人的解释。他不赞同这些话。甚至连这三位朋友，也像约伯一样默不作声，毫无反应。约伯整个人，彻底彻底地在反抗。

结果，以利户发怒了。我们怎么知道？读了第三十四章和三十五章，你马上会感到以利户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说话的内容、态度完全不同了。这时，他似乎已经跃进约伯三位朋友所陷入的同一个窠臼。因为在这两章中他一切的争论，只不过是重复他们已经对约伯作过的指责。像三位朋友以前那样，他第二次的发言，就开始指责约伯是一个作孽的人：「谁像约伯，……与作孽的人结伴，和恶人同行？」（三十四 7~8）甚至他与这三位朋友所一直表达的情绪互起共鸣：「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三十四 12）。现在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发生了什么事？

亲爱的朋友，这个现象显示了什么是人的灵。人的灵实际上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一个人的灵不过是个器官。我可以这样说，人的灵是个真空，本质上是中性的。它可以给圣灵居住，在他的影响下；它也可以受魂的侵犯，表现出「己」的错误和失败。这就是我们人的灵。

关于人的灵的真正性质，或许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常常有人会说：一切从人的灵出来的都是对的，一定是对的。我会立即加以反对。请记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件不平常的事。有一次，主耶稣要到犹太去，路径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因为他正朝耶路撒冷去。他们对犹太人有很深的偏见。当时，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被这种态度所激怒，就说：「主阿，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

降下来，烧灭他们么？」主耶稣怎么办？他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路九51~56）。

我们不要认为出于灵的就一定是对的，未必如此。人的灵若在圣灵的能力下，它为神说话；但若受魂侵犯，它就成了「己生命」的代言人。以利户的例子正说明这一点。它一开始是在圣灵的影响下说话，因此他是为神说话。可是当他注意到约伯以沉默对抗时，他的「己」控制了灵，他说起话来就变得和一般人没有两样了。面临约伯的顽抗，他失去了属灵的感觉。他的灵被激动得发怒，以致丧失了属灵的敏感性。同样一个灵，现在又变得如何呢？它变得毫无同情人心，猛烈地斥责着约伯。哦，人的灵是如此善变！

亲爱的朋友，要谨慎！即使我们人最里面的部分也需要被洁净。请注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所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不仅是我们的身体，连我们的灵，都需要被洁净。

感谢神，以利户说了这么长的两章话以后，突然停止了。他是否意识到现在是谁在说话？他觉察到了所发生的事吗？很可能他发觉了。他停止说话。但略事停顿，又继续开口，这是第三次说话，记载在第三十六章和三十七章里。语气却是截然不同。他的口气缓和了：「你再容我片时，我就指示你，因我还要为神说」（三十六2 达秘英译本）。谦卑的灵再一次管理了他。

你能很容易区别人的灵是在圣灵支配下，还是在魂的影响下。灵若在圣灵的能力下，就十分谦卑，正如「羔羊」的谦卑；但若在魂的影响下，你就会很快感觉到一种不合适的傲慢。

谦卑的灵又一次降临在这位年轻人身上。他说：「我还有话为神说，我不再为自己说什么。那是无用的。我承认我错了。今后我再要为神说话。」以利户的灵在这时刻恢复了。他回到了管教这个题目：

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  
他的智慧甚广……  
他时常看顾我人，  
是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  
永远要被高举。  
他们若被锁链捆住，  
被苦难的绳索缠住，  
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  
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  
它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  
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  
它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  
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  
他们若听从事奉他，  
就必度日亨通，  
历年福乐。

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  
无知无识而死。（三十六 5，7~12）

以利户这次所说的是再次强调主的管教，却加上了一个警告：约伯啊，如果你听，谦卑下来，你要享受与神的联合，甚至得着更多；如果你不听，你也许会在灾难中丧掉生命。

以利户的话中有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注意。为什么我们把约伯的处境称为属灵的危机？因为最后可能有两种结果。有时一个危机可能造就你，别的时候却可能损坏你。它可以成全或毁掉你。这都取决于你我是否降服。因此以利户的警告是要帮助约伯从他的魂里解脱出来，进入灵里面去。只有在那里，他才会开始明白神的工作原来是在管教他。

以利户从神的管教转而说到神的管理：「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三十六 26）。确实是有「神的管理」这么一回事。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它：神是伟大的，他管理着宇宙；他根据自己的旨意来统治万物。只要我们懂得他的管理，只要我们学者降服在他的规律之下，我们就不会受亏损；祸的道路不可思议，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管理不是我们能够领会的，然而，只要我们愿意降服，舍弃自己，归于他的权力之下，我们将发现神的管理是最宽大的。

以利户正向约伯说这话时，有一个风暴正在逼近。有闪电、雷鸣、黑暗、强风和暴雨。风暴越来越猛烈，以利户说这是神奇妙的工作，不是人所能理解的。风暴也是神所管理的一部分。这位有智慧的年轻人用自然现象来形容神的管理。在形容风暴过后的情景时，他作了以下的观察：

现在，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  
但风吹过，天又发晴。  
金光出于北方，  
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三十七 21~22）

风暴之后，以利户向约伯解释在北方有金光。劲风吹过，清除了空中所有的云雾。一道辉煌金光，光彩炫目。他最后说：「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我们是否能抓住它所象征的意义？约伯已经进入一个充满了闪电和雷鸣，狂风和黑暗的个人风暴中。风暴过后，就有难以想象的、辉煌的金色阳光，在约伯有限而错误的领会之地平在线冉冉升起。这构成了一个生动的画面，表现出神的管理所具有的那种威严和慈爱兼施的特质。

不幸的是，约伯曲解了神对待他的方式，认为它们好像是毒箭——它称它们为「全能者的箭」（六 4）。作为后辈的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不公正地误解了神。我们从耶利米书中能听到从天上来的关于神道路的评价：「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给你们一个末后的结局和指望」（二十九 11 达秘英译本）。亲爱的朋友们，这是神的最终目的。不是吗？他对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了温柔的怜悯和慈爱。哦，神的道路多么辉煌，是我们诉说不尽的！他的管理、他的统治、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最高计划，实在是要带给我们平安的旨意和述说不尽的好处。

以利户在最后结束时，指出约伯应该用敬畏和谦卑的态度来正确了解神和祸的统治。  
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  
他大有能力；  
有公平和大义，



必不苦待人。

所以人敬畏祂，

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

他都不顾念。（三十七 23~24）

必须承认，在圣灵指引下，人的灵的声音要比魂的情感、心思和意志的声音更为清楚。为着以利户，应当感谢神！为了灵的解释，应当感谢神！

我们的天父，我们渴望你能把我们从魂带出来，进入灵里面。但是进入一个在你圣灵支配下的灵，而不是受魂所影响的灵。虽然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非常混乱、困惑，但是主，在我们的灵里，让我们可以看到你。我们可以听到你。我么可以认识你。哦，主啊，教导我们怎样将自己降服于你的管理之下，知道主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的。主，求你作工，使属于你的这个新造的人成为完全。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奉我们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

#### 第四部 神的显现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那里呢？

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

你能像他发雷声吗？

你要以荣耀、庄严为妆饰，

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要发出你满溢的怒气，

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

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

——耶和華神对他的仆人约伯说的话

我是没有价值的，（中译，我是卑贱的）

我用什么回答你呢？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

你的旨意不能阻拦。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

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神的仆人约伯

神的道路现在打开了。年轻人以利户只是为神的前进铺路。他已经准备了约伯的心，使他后来能直接倾听神的声音。也可以说，以利户已经准备好神的道路，使他能向约伯显现。在此以前，神一直不能向约伯显现，因为他的魂里面正动荡不安。可是，什么时候人摆脱了「己生命」的搅扰，转而倾听他灵里的声音，他就是预备好听神的话了。只有在灵的范畴中，属灵的难题才能得到解决。只有在灵里，神才能显现。约伯一旦在魂里安静，预备好听里面灵的声音，就打开了神向他显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神终于显现在约伯的属灵危机中。

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属灵的试炼绝不是单靠一个解释就可以度过的。只有在神向你显现时，试炼才会过去。我们常以为只要我们从神得到正确的解释，我们的难题就解决了。不是这样。有时候神确实亲自降卑，来向我们作解释。可是，亲爱的朋友，即使有正确的解释，你的危机还是没有过去。只有在神向你显现时，危机才得以过去。在属灵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想，只要我能解释，就满意了。然而，即使我们知道的已经超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我们还是不满足。除了神的显现，没有任何方法能解决我们属灵的难题，能把我们从属灵危机中提升出来。这个解决不是借着探索，不是靠解释——即使是正确的解释；乃是单单靠神自己，靠神的显现。

神选择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三十八1，四十6）。你还记得在这之前有一阵霹雳暴雨。可是暴雨过后，却有灿烂的阳光。那件事正好可以象征约伯的经历。就在这时刻，神从旋风里说话。我们知道旋风是很猛烈的，它所经之处，一切东西都会被扫尽，被摧毁一空。它席卷起地上的一切。它先漫无目的，一圈又一圈地回旋，制造混乱，最后完全扫清在它面前的任何东西。

我们可以说，这也是约伯的经历。不是吗？一个自然现象（这一回是旋风）又一次被用来恰当的描述约伯个人的经历。他不是正陷在旋风中？他不是被震撼、被驱赶、被鞭笞？他周围的一切不是被旋风式的事件所粉碎、所毁坏？约伯被搞得团团转；他失去了重心，对每件事都觉得困惑；他正从地上被连根拔起，失去控制地在空中飘荡，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因此对他来说，除了混乱，什么也没有。这毁灭性的旋风正是约伯处境的最佳写照。

很可能我们想不到神竟会在旋风中。神能在这样的混乱中吗？我们怎能在这样的情形中找到神呢？然而，神不仅送来了旋风，他也在旋风里面，约伯将在那里找到他。可是，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必注意到旋风有一个好处。它不是上到天上去吗？在它回旋、旋转时，把一切东西都抛到空中。它把行经之处所有的东西都提起来，掷到天空。从属灵上说，神经常不得不用旋风来把我们从自己里面解救出来，进入神里面去！是的，这是可怕的经历，但是感谢神，他就在旋风中出现，并且在旋风里讲话。往往在我们富裕、宁静时，我们不听他的声音，而在相反的情形下，甚至在旋风中，

我们不仅找到神的声音，也有神的同在。这个经历，与摩西在旷野里，从荆棘的火筒中发现神的声音和神自己的情形很类似。这种经历将使人更接近主。

回想到以利亚快要离世到神那里去的那天。他的门徒以利沙跟从他过了约旦河。我们记得他们正在说话时，有火车火马将以利亚与以利沙隔开。现在有人相信，主的先知是乘着火车升天，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就会知道不是这样。战车和马兵的确把以利亚和以利沙分开，但却是旋风把这位年长的先知提上去。以利亚是在旋风中被取走的（见王下二 1，尤其是 11）约伯的例子也正相同。这个可怜人将完全从他的「己」中被解救出来。他坐在垃圾堆上，被自己牢牢束缚：充满了自爱、自怜、自义、自辩。神又使他旋转个不停，但是终于有一天神要将他很快地从「己」里面夺回，领他进入神里面。

不幸的是，约伯的三位朋友对神的认识错了。他们固守神超越的一面。他们认为他不会降卑自己来说话，与人辩论。他太崇高伟大了，不会在意这些芝麻小事。对他们来说，神是一位隐藏的、遥不可及的、和他们没有关系的神。这种想法无可否认是庄严的、尊贵的，但缺乏亲切、个人的接触。按他们的看法，神一定是超然的，高高居于整个宇宙之上。

约伯对神的观念比他的朋友要好得多。他了解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他愿意向人降卑自己；他不会用他的能力和权势来威吓人。很明显，约伯比他们更认识神。

但约伯也有错误的地方。他的错误在于他以为能与神讲理，好像神也有可能犯错误似的。他一直没法理论他所不懂的事。因为神在旋风中说话时，一开头就问：「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三十八 2）神在这里没有提到那三位朋友，而特别说到约伯，因为约伯后来重复神的这些话，且承认这儿说的正是自己：「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四十二 3）

神的旨意有时超越人的理解范围，可是我们却常常像约伯那样，想要辩论和解释神的旨意，结果反而使神的旨意被蒙蔽了。约伯在与神的亲近中不知不觉地逾越了正当的界限。亲近是好事，但正如俗语所说，有时却产生了藐视。在三位朋友看来，约伯不仅是恶，而且傲慢。然而神知道他的仆人，也向他显现并且讲话以回答他的祷告，同时他又必须纠正他的错误态度。在神的显现和讲话中，我们不能忽略他对待约伯的方式不仅是同情，而且也是严格的。

神从旋风中开始同约伯说话（三十八 1 以下）。希奇得很，他没有作任何解释。你能发现在神对约伯的回答中有任何关于他遭遇的解释吗？一点儿也没有。约伯曾对神说（参三十一 35），我在这里，这是我的处境，现在请回答我：你愿不愿意解释这一切？亲爱的朋友，在我们接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理也常常像约伯一样，充满了祈求，要求神回答；请回答我！给我一个解释，我就满足了。然后，我们相信每件事就会变得顺利。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会明白这不是解决这种处境的正确方法。主没有欠你我什么答案。他是神。他比世人更大。他无需解释他的作为。约伯要求一个从神而来的回答，然而神怎么办呢？神不仅不回答，他反过来给这位咄咄逼人的询问者更多的问题。神以一连串的问题来响应他。

我不知道第三十八章和三十九章共有多少问题。我曾试着计算一下神实际上给了约伯多少个问题。但每一次都得看不同的数目。所以我就不能确定了，我只知道总数是超过五十。约伯只问神一个基本

问题，可是神却反过来问他五十多个问题！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不要向神问问题，应该由他来发问。

为什么神要问约伯那么多的问题？这两章中所记载的，的确是整卷圣经中最美丽、最卓越的部分之一。在这里神向他的仆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提到关于他的创造：「你在哪里？」「你有？」「你知道？」「你能？」「你是？」「你要？」等等。神说到他创造地、海、云、早晨、光和雨。他说到天上的星和地上的走兽。看哪，我造地的时候，约伯，你在那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约伯，你作了什么事？我定海的界限的时候，你帮助我了吗？在我命定晨光，照亮万物时，约伯，你曾作了什么？我进入海的深处或探索死亡的门时，你知道这些事吗？是谁把雨带来？谁是露滴之父？是谁把星带到天上？所有的动物——鸵鸟、马、鹰、驴、山羊——都不一样。是谁拿好东西供养他们？约伯，是你吗？是谁给他们聪明？谁领导他们？你能告诉我任何有关的事吗？

问、问、问，一共问了五十多个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都只为了一个目的，这目的可以在第十四章的话中找到。神问：「好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争论可译作指导，下同」么？与神辩驳（辩驳可译作责备，下同）的，可以回答这些吧。」约伯回答说：「我是一无所有，我用什么回答你呢？」（2~4 达秘英译本）在某种意义上说，约伯曾和全能者强辩，看来他好像要教训神，他好像要为神在他身上所作的责备神。借着这五十多个质问，最后神归结成一个问题：与全能者争论的，岂能教训、责备他呢？然后等他回答。实际上神是在责备他的仆人：「你要来教训我？好吧！请便！你要责备我？很好，就纠正我吧！」

如果我们也像约伯一样，让自己跌到这种错误的地步，是多么的愚昧阿！我们永远不要蓄意采取这种错误的态度，但我们是多么容易受引诱而掉进去。我们千万不要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认为我们比神知道得更多，或者我们能教训神，甚至我们能责备或纠正他。我们千万不能如此胆大妄为，因为我们知道他比世人更伟大，比所有的人加起来更伟大。若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作茧自缚，思想会漂流到一种境地，认为自己比神知道得更多，他一定要解释他的作为。

换句话说，我们是多么容易忘记自己。不是以正确的，而是以错误的方式忘记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什么。我们的方向完全错了，因为我们是多么自爱自怜，满心自以为是。我们不知不觉忘记了我们实实在在是谁，是什么。我们妄自尊大到一个地步，居然认为我们与神同等，甚至有时候还超过他。我们需要一再受提醒：他是全能者，他有权利作任何他所喜欢的事，他永远知道他在作什么。一位创造万物、管理万物的，对于他正在作的，不可能毫无所知。他知道得最清楚，因为他是全能者。

亲爱的兄弟姐妹，容我再说一遍，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解释。约伯已经从以利户那里接受了解释，因此神不再作任何解释。不，我们需要的不是解释，而是心中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不得不削减我们，祸不得不使我们苏醒，他不得不驱使我们到一个地步，好叫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是一无所有。尤其是他不得不如此对待像约伯那样的人，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主的恩手和赐福下大大兴旺的人。富足的人很容易被引诱，觉得自己身价不同了，可以有权利提出要求了。如果神向我们显现，却没有为他自己作任何解释的话，至少有一件事必定会发生：他要把我们修剪成合适的尺寸，使我们醒悟过来，好让我们有所看见，和约伯一样承认说：「我是无用的，我一无所有。神阿，我将如何回答你？」

在四十二章第四节的经文中，有的译本（如英王钦定译本）甚至译成「我是卑鄙的」！我不止是一无所有，简直是可怕的。我怎么说这样没知识的话！只有神的显现，才能使我们真正地看到自己。神用接二连三的问题、宣告来捶打约伯，直到最后他看见了自己的本相：与神相比，他是毫无价值，一无所有。

当然，在约伯的例子中，神所有的问题和宣告都提到创造，因为那时旧约时代。可是现在，每当神向我们显现时，他不仅仅是提到有关创造的陈述和问题，也将提到救赎：「为了救赎你，我已经作了这事，我已经作了那事，好使你得释放。我不是为你钉十字架吗？我不是为你流血牺牲吗？我已为你舍了我的性命。可是你在这事上又作了什么呢？你作了什么事吗？你所有的，那一件不是领受的？你所有的真的都是你的吗？我不是主吗？你所有的不都是我的吗？我对你难道就没有权利？我不能作自己喜欢的事吗？我的工作难道没有任何理由？你为什么不能信任我？你为什么一定要质问我？你不能舍弃自己归向我吗？你不知道我是神吗？我是你的神，但你是谁？什么也不是！你什么也不是！」

如果在约伯的经历中没有神这样的显现，那么他受的一切试炼都是枉然，没有积极的意义。这个好人为什么会受苦？最后分析起来，惟一的理由是他要被带到他的尽头，这样他才会低头说，我是一无所有。哦，主要把我们任何一个人带到绝境，是多么困难。尤其在我们蒙神赐福，尤其是我们有一些成就。哦，我是多么容易骄傲，以为自己现在懂得多了，现在有了权利。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在全能者面前，是一无所有，在全能者面前也是一无所知。要我们像他看我们那样看自己，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严峻的考验，以至能被磨碎，直到一无所有的地步。神必须把我么带到这最蒙福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够完全与他联合成为一灵。我们必须被减到零，才能使保罗所说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林前六 17）。这不是感情上的满足，或心思中的明白，也不是意志上的满足；而是灵的联合。但若我们的魂太大，就不能和神联合成为一灵。

惟有看到自己的本相，才能把我们带到与神更紧密的联合中。可是我们怎样才能看到自己呢？惟独要先看见他。从经历上说，我们不能和主联合，问题完全不在于他的伟大，而在于我们太「伟大」了。不是人的渺小，而是人的「伟大」阻拦了这种联合。除非被带到零的地步，否则这种在灵里与神的联合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己」必须被压垮、被粉碎、被打破。只有这样，灵才能与主合而为一。他的灵才能成为我们的灵：我们谦卑地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有，只不过是他所占有的器皿。

想一想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与神是平等的，尚且倒空自己，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见腓二）。他成为一无所有，只是神所占有的器皿。他反复说：我不能作什么；我不能讲什么；我是一无所有。我只能作父所作的，说父所说的。作为儿子，耶稣还是以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来五 8）。作为儿子，他受父的管教，就是受父亲对待孩子的管教。这是所要学的最大功课之一，就是「一无所有」。因为主耶稣成为无有，所以神使他成为万有。

我们常说，神是万有。事实上他是不是万有呢？让我告诉你们，我们若不被带到无有，他怎么可能是万有呢？R 是我们太大了，需要一个熔炉，一个磨轮，一个十字架更深的工作；或者许多苦难，把我们带到一无所有的境地。这样我们才能承认我是一无所有，我是卑鄙的。什么时候神向你我显现，

必然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请回想以赛亚的经历。但神在殿里向他显现时，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主在他的荣耀中，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大声呼叫：不洁净！我是不洁的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有祸了！请再看但以理的经历。他看到神时，就面伏在地，像死去一般。他说，我面貌失色，毫无气力（见赛六；但十）。在神显现时，人就会崩溃。

你是不是说你曾看见过神？你是不是说你曾遇到过他？这是指什么？很可能你是指曾从神接受一些亮光，你被照亮了，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能加以解释，你现在能指导别人了。或者很多时候是指你在道德上、属灵上达到了某一个程度。这是不是你还没有看到他。因为若真的看见他，在你生命中会有一个清楚的标记，那就是：「我是一无所有，我是没有价值的。神阿，我能对你说什么？是的，我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我再也手不出来了。」

你知道，孩子的特点是多话。孩子会说一大堆话。他一直是喋喋不休。然而一个成熟的人是安静的。他知道得太多，反而不多说了。他的反应是：「在神面前我能说些什么呢？没有什么好说的。」若有人被带到成熟的地步，他很可能会像约伯一样说：

我用什么回答你呢？

只好用手搗口？

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

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四十 4~5）

约伯在神面前，意识到自己的「一无所有」，这种震撼使他只得用手搗口。这并不是由于他没有什么可说的，而是因为既然他一无所有，又能说些什么呢？借着这个知识，我们已经朝着成熟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的经历和约伯多么相同。什么时候有一点属灵的进步（我们自己这样想），就容易自义、自信。相信自己懂得更多了，甚至有时候还会质问神。我们变得可以靠自己刚强，而不需要靠基督了。我们忘了自己真实的地位和光景。我们有许多话要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仍是孩子。但是主的手临到时，我们就逐渐被带到一个地步，看到自己的无有，我们能再说什么呢？我们像约伯一样沉默了，这就是成熟的标记。

你是否以为神对他仆人所说的话就是这些？不。他对约伯说的话分成两部分。神在约伯身上动的工，是从他显现的第一部分（三十八 1~四十 5）开始，但还没有结束。还有许多要作的。因此在第二部份（四十 6~四十二 6），神必须再说话。他在第二次说话中又提出了问题。他还是在旋风中，问约伯说：「你岂可废弃我说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么？」（四十 8）这似乎又一次在说：难道神不知道神在作什么吗？难道没有原因吗？为什么约伯不信赖神，让他完成他的工作呢？

有趣得很，我们发现在这时候就只剩下神和他的仆人。撒但根本不在场。神一无也没有向约伯透露他所受的试验，在那看不见的领域里是一场很大的争战。它的消极意义已完全被丢诸脑后。如今最重要的是积极方面——神要使神的仆人完美，成为一个成熟的儿子。因为这时神转到道德方面。他特别问约伯能不能放下他的骄傲：

你要以荣耀庄严为妆饰，

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要发出你满溢的怒气，  
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  
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伏；  
把恶人践踏在本处。  
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  
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  
我就认你右手，  
能以救自己。（四十 10~14）

是全能者道德上的荣耀，使骄傲的人降卑。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前五 5）约伯是否明白这是神道德上的荣耀？即或明白，他是否能影响这样的工作呢？神问约伯，你能使骄傲降卑吗？即便是你自己的骄傲？因为阻碍他进入作儿子的成熟地步的，正是约伯的骄傲。他曾蒙神大大赐福，他远比同时代的人进步。可是他不明白这一点，且为自己感到骄傲，忘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此神不得不举出两种动物为例，使约伯认识骄傲是个严重的问题。神生动地在他面前描绘河马和鳄鱼的情景。

我们不能确定这两个名称究竟是指什么动物？在比较详细地描述这两种动物时，神称河马是「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鳄鱼是「在骄傲的野兽中作王」（四十 19，四十一 34 达秘英译本）。这些动物是凶猛、不驯、骄傲、无所畏惧的。在动物王国中没有一个动物能使他们驯服，可是神能不能？然而，谁又能驯服骄傲的约伯？在人的国度里当然没有人能作到，但神呢？神提到这些野兽，实际上是对约伯说：「我造了河马、鳄鱼和你」（见四十 15）。你像河马一样，在人中称王；你像鳄鱼一样，是骄傲不受驾驭的人。可是你能超过我吗？你如河马和鳄鱼一样，不受别人的控制，但是你也不受我的控制吗？我不能对你作什么事？我不能驾驭你吗？

我希望每一次到动物园观察河马时，我们都能看到自己；每一次看到鳄鱼时，我们能看到自己这个人。因为我们正是这样：目中无人，傲慢无礼！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会变得非常骄傲。这就是约伯所变成的样子。你若愿意把骄傲称为罪，那么那就是约伯的罪。是的，约伯是义的，但他变得那么自义，以至由于骄傲，得罪了神（参三十二 1~2）？

因此，神这样说：「我对付你的理由是要使骄傲的降为卑。约伯，你太骄傲了。你太为自己和你的属灵成就骄傲。所以我将你所有的长处和所有的工作取走，使你赤裸裸的，看你还有什么可以说的。我这样对付你，目的是要除掉你的骄傲，使你可以谦卑地俯伏在我手中，让我在你身上工作，使你完美、使你成熟。」

从孩子成长为儿子，我们必须回到孩子般的信任和信心，这岂不矛盾？耶稣说，除非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神的国（太十八 3）。诗篇第一百三十一篇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仰望、信赖主，就必须断奶，像孩子在母亲的怀里一样（2~3 节）。谁越像基督，他就变得越像孩子（不是孩子气）。请注意主耶稣怎样生活在地上。他是多么像孩子。除非听到或看到天父所讲所作的，否则他就不说话、不教导、不作事、甚至不随意走动。让我们看到成熟不是单靠生命的复杂而达成；从属灵上说，成熟是在基督的单纯中得到儿子的名分。骄傲完全是「自己」的表现，因此就阻扰了成熟的

过程，而谦卑是减少自己，所以就彰显了神。

神向约伯说了这些话，并向他显现以后，约伯就谦卑俯伏，向神认罪：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

你的旨意不能阻拦。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

我问你，求你指示我。

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四十二 2~6）

约伯终于给主应有的地位。他承认：哦，神，你是伟大的；你能作任何事，这是你的权利；你若有一个目的，无人能拦阻，因为你的意念是最好的。哦，神，你的目的并不苛刻、残忍，而是善良的，可是我却不明白。为此我厌恶自己，在炉灰中懊悔。

约伯憎恨自己。从这里我们看出他正被带进一个比一无所有更低的地步。在这之前他已经被带到一无所有的地步。他早先曾承认：「按我所知，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是一无所有。」可是在这里他变得比一无所有更少。约伯说：「我厌恶自己，我害怕自己。我是多么可怕。我怎能高举自己来抵挡神？我怎能质问他？我所说的是我说不明白的。对我来说，事情太奇妙了，我一无也不明白。哦！为什么我质问他？他难道不知道自己正在作什么吗？我应当信赖神。我应当舍弃自己归向他。我为什么还要抱住这个一无所有的「己」，这个比一无所有更差的「己」呢？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尘土和炉灰，约伯以前曾提到过一次。请读第三十章，你会找到他为自己的不幸自哀自叹时，曾说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19节）。但他真的是这样想吗？那时候约伯当真接受对自己的这种估价吗？请继续读下去一直到最后第三十一章末了结束；你将明白他并不没有真的认为自己是尘土和炉灰。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那里为自己的义和正直的生活多方辩护。尘土和炉灰？恐怕不是吧！事实上约伯在说：「我不是尘土和炉灰，我是一块宝石」。你我一点也没有那个意思，我们不要作尘土和炉灰。若真那样，就是一无所有了。谁又愿意一无所有呢？然而在第四十二章中，我们发现约伯被带到一个地步，他乐意变成尘土和炉灰：是的，神，你把我降为炉灰，降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但我乐意接受，我知道我自己，我现在也知道你。我的神，我已经亲眼看见了你。

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明白，凭风闻和凭眼见认识神，两者有很大的区别。约伯承认他过去对神的认识仅仅是由于风闻，那就是说，是间接的、听来的，因此就不够亲密，与神之间的个人相交与经历也不够。它主要是一种意念上，而不是属灵上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完全不够，因为会使人趾高气扬，而不是使他降卑。只凭耳闻而认识神的人，会自以为成了要人；凭眼见认识他的，却会看到自己什么



也不是，只是尘土和炉灰。这真是约伯的经历。借着神的痛苦对付，他终于看到了神。借着神的磨练，他终于非常接近、亲自见着他。

在磨练中我们遇见神，这是好事。是他解决了我们的难题，不是凭解释，而是凭显现。在我们看见他时，我们的难题就解决了。因为我们看见神，我们就不再关于我们的难处，而是比较关心我们这个「己」的问题。因此我们憎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舍弃自己的时候，就更多地得着神，正如施洗约翰说表示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上 30）。在我们变得一无所有时，神就成了万有。

我怎么知道我遇见了神？每当我成为尘土和炉灰时；每当我舍弃自己归向他，我比一无所有更少，他就成为万有；他是神、他是所有一切，这时候我知道我是遇见了神。也就在这个时刻，危机过去了。

圣经记载告诉我们，主「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四十二 12）。这人后来的结局是什么？约伯记的读者将看到从第四十二章第七节起开始恢复他事迹的散文部分，后来也有几节来结束全卷。从这几节经文中我们看到约伯末后的结局。

首先，「约伯的苦境」被主奇妙地「转回」来了（四十二 10）。我们不知道他故事的第一部分（第一至二章）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后这部分中间相距多久。他的苦境可能持续了几个月或几年。没有人能确定。但似乎我们知道神向他说话，他也学了功课，然后他可怕的苦境就结束了。我们现在能知道神的管教是有美好的目的，有教育意义，一旦目的达成后就会停止。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将诗人大卫说告诫的话记在心中：「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蛮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诗三十二 9）。让我们不要抵挡神的对付，而要很快地就近他，准备好降服，因为他的管教有着积极的意义。

约伯的苦境只有在他为三位朋友带祷时才结束，这一点是有启发性的（见四十二 10）。我们必须注意到，就在这以前不久，神向以利法说话，严厉谴责他和他的同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位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四十二 7）。他们所说的是出于他们的魂，而约伯的话是出于他的心。他们的话看来更合于逻辑，更有权威性，可是这种话语一无也不属灵。另一方面，约伯的话听起来没有道理，甚至是悖逆的，但却真实而诚恳。所以他们的魂必须被赎回、被洁净。因此神要有一个燔祭，作为悦纳他们的表示。神对以利法和他的朋友们说：

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以利法、……比勒达、……琐法，照着耶和华说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四十二 8~9）

从这一切，我们看到约伯的魂最后得到了安息。所有魂的活动，正如三位朋友所代表的，都安静下来了。他能听到灵的解释，最后面对面与主见面。约伯被降低到炉灰和尘土的地步，现在他方始体会到是神促成了这一切。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灵里活在神面前，因此他魂的所有不同部分，（正如由以利法、比勒达、琐法说象征的）现在都被赎回、被恢复、被洁净，并且在他自己的灵的控制下。我们很早就看到，在约伯里面魂和灵被分开了（参来四 12），可是直到如今魂才被带来降服于灵，这就是为以利法及其同伴献燔祭的意义。这个祭物是约伯的魂的救赎。魂必须降服于灵，不再主宰整个心。约伯现在是活在灵里，他的魂也得到了解救，因为他已在神面前蒙了悦纳。

我们提过约伯从苦境中转回，这在他后来的结局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有关他的结局，还有

什么进一步该说的呢？它第二个作用在说明神对约伯的生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正如我们一开始就讲的，神计划中的是儿子的名分，是长子的权利。亲爱的弟兄姊妹，谁是真正的长子？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吗？从他与父神的永远关系上来看，基督是独生子，别无他人（参约一 18，三 16、18；约壹四 9）。可是从他与受造的关系，尤其和教会的关系来看，基督是长子。

这点可以在下列经文中清楚地看出来：

「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来一 6）。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已先」（西一 15）。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西一 18）。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罗八 29）。

「原来……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来二 10~12）。

换句话说，父神的独生子降世有着特定的目的，就是要带众子进入荣耀里。因此，主耶稣被称作长子。神一心要为他自己，在他的长子后面，召集许多儿子。作为长子，主耶稣是代表父神的能力的儿子。所以他是父神本体的真像（来一 3）。并且要使那些神预先所知道、预先说定下的人有他儿子的形象，使基督能在许多具有他特性的众弟兄中实际作长子。

因此，什么是神永恒的计划？就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位长子，我们这些作为神众子的，全部可以被带进荣耀里。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他儿子的特性，已经有了他儿子的形象。基督已经借着圣灵的工作，铸型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有他的品格和特性。正如保罗所说的那样，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加四 19）。因此，神的长子怎样，我们作为他众子的也是这样。

结果不仅基督在他的众弟兄中成为长子，他还把我们转变为「长子之教会」（来十二 23）。关于受造之物，我们这些组成教会的，也成了长子的教会。因此教会的元首是长子，我们既是他的身体、是教会，所以也成为长子。换句话说，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罗八 17）。我们从神领受作为他的后嗣，那原是长子的权利和祝福。这个救恩是多么宝贵。这是神真正的计划和目的：我们成为神的众子，分享神长子的权利。这就是约伯记的全部功课。

可是我们怎样得知约伯最后被提升到长子的位置呢？我们如何得知约伯终于完成了神对他生命的计划和目的——得儿子的名分呢？我们可以从约伯记的末了部分，第四十二章第七至十七节中，找到了三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在第十节中提到「双分」这件事：「耶和華賜給他的，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神加倍地賜福給約伯，在每一件他以前所持有又失掉的东西上，都加倍地賜給他。我們必須仔細查看「雙分」這詞的準確意義。或許參考一些別處的經文會有助於我們的理解。首先我們要讀申命記第二十一章第十六、十七節，在這裡我們看到雙分是長子的繼承權：「到了把產業分給兒子承受的時候，……要認……長子，將產業多加一分給他，因這兒子是他力量強壯的時候生的，長子的名分本當歸他。」在這裡我們看到，長子是一個人精力旺盛時生的。作為長子，他有权从父亲的家中得到双分。

圣经中也有其它章节提到双分。回想一下以利沙的祷告：「愿感动你的灵加被的感动我」(王下二 9)。保罗也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但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前五 17)。并且，在耶稣论才干的比喻中，请注意五千的，赚了五千，有二千的又赚了二千(太二十五 14~30)。这些都是圣经中有关双分观念的例子。

约伯的生命也同样还是一个例子，说到人蒙受双倍的福分。神按照他以前所有的家产，加倍的赐给他。以前约伯有七千头羊，现在有一万四千；他以前有上千头骆驼，现在有六千；他以前只有五百对牛，现在有一千对；以前他只有五百母驴，现在也有一千(参一 3 与四十二 12)。神真是赐福给他的仆人！

主为约伯所定的计划必是达成了，那就是从一个孩子、少年，长大为成熟的儿子，又以长子的名分蒙受神双分的赐福。然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于神自己的所有儿女(甚至长子的教会)的计划。一切经历苦难长成为儿子的，将要得着神双倍的福分。作为神的后嗣，以及与基督同为后嗣的，他们也要接受双倍的福分——他们将承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弗三 8、18)。

第二个证明神为约伯所定作儿子的目标已经完成的证据，是在祭司的职分和它的扩展。与千面论及约伯从苦境转回的事有关，但是它还牵涉到一些别的题目。在第四十二章第八节中，我们看到神要以利法和其他两位朋友取公牛和公羊到约伯那里。可是约伯不仅为他的朋友向神献上这些祭物作燔祭，他也按照神的命令，为他们献上祷告。神对以利法说：「我的仆人约伯就(将)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四十二 8)。我么看到神悦纳了约伯，赦免了他的朋友。

约伯所作的不是祭司的工作吗？起初他只为自己的家庭献燔祭，现在却为朋友献祭；他祭司的职分扩大了。所有在神管辖的手下学习的人不也是这样吗？他们成熟，具有儿子的名分时，就能帮助许多人，供应他们属灵的需要。这样，祷告必蒙垂听，祭物必蒙悦纳。许多人因着他们的服事，而被神说悦纳。

最后一个证明约伯成为儿子的证据是他在属灵上得到很大的增长。从第四十二章第十三至十七节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洗亚，三女叫基连哈朴。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我么看到神现在重新给他仆人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以前所有的儿女是蒙神赐福而生的，那时他正年轻，可能是很自然的事；而现在，他已是七十、甚至一百岁的人了。因此，从人看来，约伯已不能再为人父了。然而我们发现属灵的增加是如此纯粹，如此深远。你能想象吗？七个新的儿子！

我们以前已经注意到，圣经里提到后代多具有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儿子代表力量，女儿象征着品德。在这段经文中，特别提到女儿的名字，表示这些是约伯确切的、实在的美德。这三位女儿的名字十分可爱。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意思是「美丽如白昼」，即是指一种生动活跃、有生气的美，一个辉辉如日光的品格。事实上，美有良种。一种是像人造花的美。一朵人造花可以很美，却是死的，毫无生气。另一种美，是活泼、生气蓬勃的。约伯的长女所代表的就是这种美。因此我们可以说，此后约伯的品格尽如白昼那样美丽。它们像白昼，充满生命力，因此也是结实累累的，结满了属灵的果实。

次女名叫基洗亚，基洗亚就是「肉桂」，是一种非常香的花，可用作香料。约伯是满了香气，那就是基督的香气。三女的名字是基连哈朴，象征着「颜料的角」。角代表能力：神的能力，基督的权威。总之，在这里能看到在约伯里面有如此属灵的增长：充满了美丽、充满了香气、充满了能力和权威。

约伯也有七个新的儿子。他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儿子，还看到儿子的儿子，直到四代！约伯如今在属灵上是多富多产，果实累累。他在品格和属灵的力量上有多么大的增长。

这是神在约伯的一生中最后的目的。主的计划终于达成了。正如使徒雅各扼要的指出，我们听到了约伯的忍耐，也看到了神的计划，他真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在约伯那时候是如此真实，今天对于我们岂不仍是真实的吗？哦，神在我们身上的道路是何等的荣耀！神没有意思让他自己的儿女受苦。他容许有痛苦，只不过要使我们成熟；他容许有试炼，只不过是要在他荣耀的计划里使我们得以完全。神给我们的道路实在仁慈、怜悯，但愿我们能这样理解，并且乐意接受。但愿主的计划和目的也能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这样，约伯的历史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天父，我们学习了约伯的忍耐，也看到了神的目的。我们赞同并且喜乐，确信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要怎样赞美感谢你，因为你为你百姓的意念是崇高的、丰富的。我们要赞美感谢你，因为你不满足于我们一直作小孩子，你的心愿是要我们长大成为儿子，以致可以作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哦，这是多么大的福气！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能看到你的目标，并且能够因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而忍受十字架。我们要望断以及于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我们主耶稣的名。阿门。——江守道《奇哉祂的作为——约伯记的信息》